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GA043n0043

寒山寺志

清 葉昌熾纂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版本說明
  - 卷首
    - 自序
    - 目錄
    - 後序
    - 附：與何筱雅太守書
  - 志橋
    - 序
    - 楓橋
  - 志寺
    - 序
    - 寒山寺
    - 宋孫覿：楓橋寺記
    - 明王穉登：寒山寺旭公造藏經閣疏
    - 國朝俞樾：新修寒山寺記
    - 募修寒山寺啟
    - 程德全：重修寒山寺碑記
    - 陸鍾琦：重修寒山寺記
    - 鄒福保：重修寒山寺記
  - 志象
    - 序
    - 古佛象
      - 張星鑑：游楓溪記
      - 褚逢椿：寒山寺古銅佛詩并序
      - 周布衣永年（字修齋）：方塔禪院變窑僧伽詩
      - 吳蔚光：窑變觀音在方塔寺西方殿中詩
    - 寒、拾象
      - 姚宗典詩
      - 潘遵沂：書拾得子象後示蔣生
      - 羅聘：繪寒山、拾得象題詞
      - 鄭文焯：繪寒山子象題詞
        - 程德全題

    - 附：一切寒、拾象
        - 陳文莊：天台憶寒山、拾得古象
        - 黃庭堅：題落星寺詩
        - 釋明綱：寒山、拾得軸
            - 淨範題
            - 俞浩誌
- 志鐘
    - 序
    - 明唐寅：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 國朝褚逢椿：寒山寺古銅佛詩
    - 袁翼：八秋詩和王窗山明府韻
    - 王直方詩話
    - 石林詩話
    - 詩眼
    - 學林新編
    - 復齋漫錄
    - 中吳紀聞
    - 吳郡志攷證門
    - 觀林詩話
    - 秋窗隨筆
- 志碑
    - 序
    - 宋王邨公書張繼詩（石刻）
    - 孫覿：楓橋寺記
    - 明唐寅：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 文徵明書張繼詩（殘石）
    - 章美題額（四大字）
    - 爭寺基帖（殘石）
        - □□張
        - 少宗伯錢
        - 宮詹姚
    - 國朝世宗憲皇帝御製寒山子詩序
    - 梁同書書〈陰騭文〉（殘石）
    - 韋光黻：古銅佛象記
    - 署蘇州府知府平翰：禁佔寺產碑
    - 羅聘畫：寒山、拾得象
    - 鄭文焯畫：寒山子象
    - 俞樾：新修寒山寺記

        - 俞樾重書張繼詩（石刻）
            - 詩
            - 碑陰
            - 碑側
        - 江蘇巡撫程德全書寒山子詩
        - 程德全：重修寒山寺記
        - 江蘇布政使陸鍾琦：重修寒山寺記
        - 鄒福保：重修寒山寺記
        - 寶山印康祚（號印川）：偕調生寒山寺拓碑題壁詩
    - 志僧
        - 序
        - 遷老、溫老
        - 道性庵
        - 慧公
        - 天與
        - 性能
        - 在昔
        - 梵公
    - 志產
        - 序
        - 豪民侵佔寺基
        - 署蘇州府知府平翰禁占寺產碑
            - 署理蘇州府知府平翰給示碑
        - 吳姓捐田始末記
            - 陸鍾琦：寒山寺吳姓捐田始末記
    - 志游
        - 序
        - 宋孫覿
        - 明竺塢文氏
        - 漁洋山人：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二首
        - 葉燮：松鶴堂記
        - 王昶：袁又愷漁隱小圃記
        - 錢大昕：五硯樓記
        - 陸鼎：漁隱小圃雅集圖序
        - 朱綬：翠薇花館詞序
        - 戈載：徵招詞．題朱立齋楓江草堂圖
        - 楓江漁唱
        - 張緯餘：游楓溪記

- 志事
  - 序
  - 題國子吳檢討先塋四景
  - 文衡山：姑蘇十景冊
  - 寒山僧
  - 聖祖南巡
  - 徐釚
  - 虹亭集
  - 懷舊續集、素脩堂詩集
  - 寒山寺廢因
  - 陳筱石
  - 樊增祥畫
  - 日俄留名寒山事蹟
  - 寒山子
- 志詩
  - 序
  - 楓橋詩四十二首，附詞二闋
    - 宋程師孟：游楓橋偶成
    - 胡埕
    - 郭附
    - 范成大：楓橋
    - 又閶門初泛二十四韻
    - 陸游：宿楓橋
    - 薛季宣：吳江放船至楓橋灣
    - 釋英：重到楓橋
    - 元顧仲瑛：泊閶門
    - 明張元凱：楓橋與送者別
    - 高啟：泊楓橋
    - 又楓橋送丁鳳
    - 又歸吳至楓橋
    - 又將赴金陵，始出閶門夜泊（二首）
    - 又東歸至楓橋
    - 又閶門舟中逢白範
    - 謝晉：楓橋歌送吳秀才之金陵
    - 又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 又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
    - 徐源：翌日攜酒餞太傅於楓橋，辱留題於蘭臺清鑒之舟，次韻

- 沈周：和嘉本初夜泊楓橋
- 皇甫汸：題沈周八景圖
- 文元發：歸過楓橋
- 文肇祉：泊楓橋用大父韻
- 郭諫臣：晚過楓橋
- 國朝朱彝尊：楓橋夜泊
- 徐崧：楓橋獨步有感
- 又歲暮阻雨楓江懷友人
- 董靈預：楓橋夜泊
- 殷麗：丹陽賀魯縫訪予楓江不值，悵然有作
- 沈文慤：楓江夜泊
- 吳蔚光：楓橋舟夜
- 李繩：楓橋夜泊
- 吳琦：月夜石湖至楓橋
- 馬元勳：楓橋
- 王昭嗣：楓江夜泊
- 陳杰：夜泊楓橋
- 褚逢椿：楓江看山
- 又楓江即目
- 王元文：由石湖抵楓橋即事
- 袁翼：楓橋夜泊
- 附：詩餘
  - 陳維崧：浣溪紗
  - 又齊天樂
- 寒山寺詩二十四首
  - 唐韋應物：游寒山寺
  - 張祜
  - 宋張師中
  - 程師孟
  - 孫覿：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
  - 張孝祥
  - 俞桂：楓橋寺
  - 元湯仲友
  - 明高啟：賦得寒山寺送別
  - 王衡：泊舟楓橋過寒山寺
  - 唐寅：寒山寺
  - 王穉登：寒山寺詩
  - 國朝殳丹生：同臞庵過寒山寺

        - 徐崧：斐仲招飲寒山，時吉生將往維揚
        - 釋逸慈（三首）
        - 陸鼎：寒山寺
        - 姚配：夜過寒山寺（二首）
        - 蔣棨渭：寒山寺
        - 褚逢椿：過楓江憩寒山寺
    - 贈在昔詩七首
        - 國朝徐崧：同山夫訪在昔
        - 黃周星：寒山次答在昔
        - 王庭：過寒山贈在昔
        - 徐汝嶧：王戌冬留別在昔
        - 馬壽穀：前題
        - 莊際盛：前題
    - 擬寒山詩三十八首，附錄文一首、詩三首
        - 宋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 元張雨：擬寒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窩玄道先生
        - 國朝何焯：讀柳子〈送文暢上人序〉效寒山體
        - 陳汝楫：效寒山子體（十四首）
        - 彭定求：題寒山集
        - 附錄
            - 徐枋：題碓菴和尚效寒山詩
            - 又碓庵和尚繼席靈巖，詩以贈之
- 附：寒、拾事跡
    - 寒山子詩集傳
    - 仙傳拾遺
    - 宋慧明首座：五鐙會元
        - 豐干禪師
        - 寒山子
        - 拾得
    - 明瞿汝稷：指月錄
        - 豐干禪師
        - 寒山子
        - 拾得
    - 陳文莊：天台憶
    - 寒、拾問答
    - 潘耒：寒巖詩
    - 沈文慤：寒巖詩
- 附：《寒山子詩集》解題及諸家書牘、詩話、序、跋、攷證

    - 宋朱子：與南老帖
    - 陸放翁：與明老帖
    - 王深甯：困學紀聞
    - 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
    - 釋可明：跋
    - 宋大字本附詩一首
    - 元徐一夔：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 白珽：湛淵靜語
    - 明瞿汝稷：寒山詩序
    - 徐[火*勃]：寒山子詩跋
    - 國朝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 欽定天祿琳琅續編
    - 錢曾：讀書敏求記
    -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
    - 程德全：寒山子詩集跋
    - 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
    - 島田翰：刻宋本《寒山詩集》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寒山寺位於江蘇姑蘇楓橋下。楓橋，在閶門西七里，地與長邑合治，為水陸孔道，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明萬曆三十二年（一六〇四）築楓橋隄；清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修築長洲縣運河塘。楓橋舊作「封橋」，王郇公居吳時，書張繼詩刻石作「楓」字，相承至今。寒山寺始創於梁天監間（五〇二～五一九），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唐時俗稱「寒山寺」。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建浮圖七層，嘉祐中改「普明禪寺」。紹興四年（一一三四）僧法遷重建。元季寺塔俱燬，明洪武閒，僧昌崇闢建，後立為叢林；有明一代屢有增修。有清一代，於乾隆、光緒、宣統皆有增建。張繼〈楓橋夜泊〉詩：「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自此四方遊士至吳，無不慕名而來也，其鐘亦有名於世。相傳唐時禪僧寒山、拾得嘗止於此。在昔，寺以騷人題詠而馳名宇內，今則以高僧卓錫而名揚城外矣。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大藏書家、名金石學者葉昌熾修纂寺志，分卷為三，分門以十：志橋、志寺、志象、志鐘、志碑、志僧、志產、志遊、志事、志詩，繼附以寒拾事蹟，寒山詩集解題及諸家書牘、詩話、序、跋、考證。〈志橋〉引《吳郡志》、《蘇州府志》、《長洲縣志》、《吳門補乘》所載有關楓橋之記載。〈志寺〉以歷代有關建置碑記附於後。〈志象〉有古佛象及寒拾象有關之題詞、記、詩。〈志鐘〉錄明、清二代有關鐘之疏、詩，另摘「半夜鐘聲」前賢詩話論九則。〈志碑〉則錄宋、明、清三代之碑記。〈志僧〉錄宋代二僧、明代五僧。〈志詩〉則分詠橋、詠寺二目，後附宋、清二代文士擬寒山詩五家。名家所撰，信為佳志。茲據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吳縣潘氏刊本景印。

自序

楓江之側，俠橋為市。橋南有寒山寺，襟帶通衢，煙波明瑟，唐以前古剎也。同治辛未，先師馮林一宮允重修《蘇州府志》，授簡(昌熾)，以釋道之宮見屬。奉命惕若，退而掇討文獻，咨於故實。嘗櫂扁舟，出游郊郭間。所謂「寒山寺」者，斷甃頹垣，鞠為茂草。無論宋碑不可得，即文、唐兩碣，亦淪於灌莽之中。惟從故書得明師道衍《記》，謂「唐元和中，有寒山子，掣風掣顛，來此縛茆以居。尋游天台寒巖，與拾得、豐干為友，終隱而去。」竊攷寒山行業，見於閭邱《詩集傳》及宋沙門志南《三隱集記》，其人當在貞觀初，安得元和時尚住世？亦未聞先擔笠至吳也。然《太平廣記》引《仙傳拾遺》，又謂其大歷中隱天台翠屏山。傳聞異詞，靈蹤儻[卄/ 易] 不可得。其時吾郡適經毘 嵐之劫，金閶十里，一炬

靡遺，颺輪在空，剎幢摧倒。今雖承平日久，自城以西，精藍名剎，近如「積善」，遠如「吾與」、「法螺」之院，「落木」之庵，鐘梵銷沈，蘿蒿塞徑，未有過而問者。惟此寺華嚴樓閣，一剎那閒，彈指涌現。前中丞今直隸制府貴陽陳公經始版築，今中丞雲陽程公謀於陸申甫方伯，又拓而新之，輪焉奐焉，閎規大起，豈惟是暢導宗風、保存古蹟哉？葢以唐賢篇什，煊赫人口，海舶流傳，雞林摹印。瀛寰人士，攬環結佩，往往以瓶鉢之勝緣，為敦槃之談助，廢而罔舉，語焉弗詳，皆非所以示遠人也。(昌熾)不敏，幸睹勝因，頌吉甫之清風，際〈斯干〉之良日，謹援西湖理安、昭慶寺志之例，拾遺補闕，輯為此篇。回憶四十年前，校邠廬中，師友觀摩之樂，惘惘如夢，同時纂修，諸君子皆墓有宿草。即(昌熾)亦老且病，俯仰今昔，其重可感也已。嗟夫！以炳燭之餘光，續然燈之墜緒，咫聞謏見，非踳則譌，鄉邦文獻，又何裨於萬一？雖然，龍象中興，金湯攸寄；檀度因緣，功德無量。凡有知識，皆宜懽躍贊歎。見仁見知，本無了義，拈起鈍耑，何必放下。

時宣統三年歲在辛亥六月既望，長洲葉昌熾謹記

卷第一
志橋第一
志寺第二
志象第三
志鐘第四
卷第二
志碑第五
志僧第六
志產第七
志游第八
志事第九
卷第三
志詩第十
附：寒、拾事蹟
附：《寒山詩集》解題及諸家書牘、詩話、序、跋、攷證

後序

余歸田後，鄉居養拙，未嘗一過州門。顧以可園校事牽率，扁舟往來，亦時從諸大夫之後。雲陽中丞下車之始，保存古蹟，既葺寒山寺落成，以(昌熾)犹知鄉邦文獻，徵求故實。歸而陳書發篋，

屬辭比事。又辱同年陸文節公暨何筱雅太守拓示碑文，商榷條例，郵筒奔走，幾於置驛。纂成寺志十篇、附錄二篇，次為三卷。甫脫稾，中丞即索觀甚急。維時在宣統辛亥秋仲，天地傾覆，武昌變起，沈沈戟門，白徽高揭，而此稾遂陸沈不出矣！嗚呼！自先聖哲王開天明道以來，圜橋辟雍，淪為艸莽，詩書之禍，烈於秦燔，一書之存亡何與？佛經謂「毘嵐風起，梵天樓閣，皆成劫灰」，一寺之興廢又何與？雖然，此稾固尚存也，異日不能禁其不出，即不能禁其無所改竄，以(昌熾)冗長潦倒，世所共棄之人，附驥尾而行千里，吳、越一家，老、韓同傳，人其謂我何？先聖云：「不逆詐，不億不信。」又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夫以巖巖具瞻，建牙開府，朝廷畀以封疆之寄，國民恃為政令之源。文字諈諉，又不等於竿牘，悠悠蒼天，孰究其後？當難之未作也，中丞坐鎮於上，文節與筱雅同年承流宣化於下，凡百庶事，同寅協恭，此寺因緣，華藏海中一剎塵耳。今文節臨危授命，大節磊磊軒天地，即太守決幾而作，不俟終日，亦豈依阿洪涊之士所能者？兩賢之盛心，何可負也。爰出舊稿，錄而存之，篇第字句，皆有移易，獨於書法，悉仍舊文。若後有君子，等於南園之記，遂移北山之文，直道猶存，人心不死，鄙人雖蒙大詬，固所願焉！

壬子登高節，寂鑑遺民書於花橋老屋，時年六十有四

或謂此序扞冒時忌，可以不出，余謂不然。疆學為義者，不徇一姓之廢興；拙政自安者，無預當世之理亂。鄙人惸獨殘年，飾巾待逝，但守移山之愚，匪高蹈海之節。庾元規塵起，既無污我之嫌；羊叔子使來，安有酖人之意？五德終始，知定論之難憑；六家源流，又要旨之各異。儒墨各一，是非牛李，初無恩怨。方今輿論自由，昌言無諱，豈有文字，遂挂網羅？知我罪我，敬俟來哲。閎達君子，其何責焉！

小春朔日，緣督再識

附：與何筱雅太守書

筱雅仁兄同年大公祖執事：頃誦惠簡，並拙稾一冊，敬悉。某君簽駁，鍼膏肓而起廢疾，高密家風，曷勝媿服。某君為貴公子，為諸侯上客，僑寓吳閶，垂四十載。鄙人束髮論交，亦頗有介紹者，但以後門寒素，自慙形穢。里社文酒，公車計偕，未嘗易一刺、同一尊。中丞不察，遽以拙稾相就正，宜遭有道之訶譴，本可一笑置之。但文章天下之公器，亦未可以默爾也。某君謂寒山寺「羌無故實，不過一荒寒之山寺。」敬聞命矣。楓橋負郭，劫後荒涼，誠非昔比，從前固五都之市也。「昌門何峩峩，飛閣跨通

波。」見於陸士衡詩。靈巖、支硎諸峯，至近者亦在二十里外。此寺非依山構宇，但可遠眺，張懿孫當日泊舟橋下，不容懵然無覩。韋左司亦有〈宿寒山寺〉詩。「寒山」之名，兩賢又何以不謀而合也？大抵撰述之事，各有體裁，根柢古誼，深通流略，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非可以章句聲病之學，引繩而批拫也。昔在里中，見一士，號能詩，而不知《御覽》為何書；又有篤信航頭古文，驚怖閻、胡、江、孫諸家，若避大厲。始知稽天巨浸，望羊向若，不必井黿而始色駭也。古今圖經，若唐之《括地志》、《元和郡縣志》，宋之王存、樂史，提綱挈領，體約不蕪，撰一統志者，固當奉為先河。郡志當詳於省志，縣志又詳於郡志，降而一鄉、一鎮、一山、一水，更不得援此為例。至於寒山寺，不過一牛鳴地耳，若論封域，但樹一界相碑，若論文法，但作一游記，即可囊括無遺，安用志為？武林湖上諸剎，如靈隱、昭慶之類，寺各有志，志自為體，各隨其開山門庭，標舉職志。即如吾蘇，訪靈巖者，攷吳宮之遺蹟，游鄧尉者，述漢月之宗風，因方為圭，遇圓成璧，無一定之體也。寒山劫火婁經，剎竿不墜，祇因張繼一詩，寒、拾因緣，尚在傳疑之列。此志自當因詩起義，博采遺聞，旁摭教乘，兼有小說、游記、詩話、語錄四家之體，咨于故實，稍整齊之則可。至於姓氏、職官、年月、義例，即有牴牾，無關宏指，蓋與地志不同，尤未可繩以史例。某君高言書法，敬佩良箴，但未敢鍥舟以求劍耳。(弟)藏書既尠，老而健忘，掇拾叢殘，等於簿錄。不過付諸老衲，丈室臨風，聊資談柄，未敢自附作者之林也。年來[敲- 高+度]門削迹，獨寐寤言，聞海內通人之謦咳，輒掉眩不自禁。幸告中丞，善為藏拙，諸惟鑒諒，敬頌政祺。

治年愚弟昌熾頓首

右稾適當武昌變起，倥傯之際，繕而未發，補錄於此。原稾本有〈志塔〉一篇，相輪久燬，雖數典之無忘，要駢枝之為病。今得吳氏〈捐田始末記〉，遂易纂〈志產〉一篇，次於〈志僧〉之後。他山之錯，未始非某君一言之賜，謹誌勿諼。

寒山寺志卷一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臣)葉昌熾

志橋

楓橋距山門僅一牛鳴地，自張繼題詩，四方游士至吳，無不知有寒山寺者。寓賢羈客，臨流抒歗，信手拈來，無非霜天鐘

籟。觀唐時梵夾，即題「封橋常住」字。則是橋也，不啻為誕登之寶筏，樹幢初地。敢告司津。志橋第一。

唐張繼〈楓橋夜泊〉(《吳都文粹》作「晚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右錄張懿孫詩一首，橋與寺所由名，亦即此志所由託始也。振裘者，必挈其領，以此二十八字冠全書之首。無此詩，志雖不作可也。韋左司以下諸詩，別為一篇，不援為例。

楓橋，在閶門外九里，自古有名。南北客經由，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吳郡志》)

楓橋，在閶門西七里，地與長邑合治，為水陸孔道，販貿所集，有豆市、米市，千總駐防。(乾隆《蘇州府志》)

胥塘北流閶門運河，曰綵雲港。自綵雲港北折，出洞涇之西，曰白蓮涇。又西出江村橋，曰楓橋灣。(《姑蘇志》、乾隆《府志》合纂)

自胥塘北流，經南濠至閶門釣橋，與北濠山塘水會，曰沙盆潭。自潭西流，出渡僧橋，會楓橋諸水，北流與虎邱山塘水合，曰射瀆。(同上)

明萬歷三十二年，浒墅鈔關戶部主事董漢儒築楓橋隄，自楓橋至關二十里。(乾隆《府志》)

國朝雍正九年，修築長洲縣運河塘，自楓橋起，至望亭通湖橋無錫縣界止。(《長洲縣志》)

國初，釋性能，號法華，寓寒山寺，修楓橋。適逢鼎革，方上龍門，大兵即過下。(《吳門補乘》，參《百城煙水》)

楓橋，《豹隱紀談》云：舊作「封橋」。王郇公居吳時，書張繼詩刻石作「楓」字，相承至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四字朱印。知府吳潛至寺，賦詩云：「借問封橋橋畔人。」筆史言之，潛不肎改，信有據也。翁逢龍亦有詩，且云寺有藏經，題「至和三年，曹文迺寫，施封橋寺。」作「楓」者非。熊嘗見佛書，曹氏所寫，益可信云。(盧熊《蘇州府志》。按：封橋寺藏經，明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國朝張燕昌《金粟箋說》亦載其事。)

據盧《志》所紀，唐以前皆作「封橋」。自王郇公書為「楓」字，而「封」字之名遂晦矣。

又按：楓橋與妙利普明塔院，皆不詳經始歲月。《吳郡志》謂楓橋自古有名，紅闌三百，見於白刺史詩，與「八門」、「六十坊」並稱。吾郡通津之有橋，信乎其古矣！寒山子尚在隋、唐間，即云天監已有塔院，亦當在有橋後，無可疑也。

志寺

吳中山水圖經，若《虎邱志》、《橫溪錄》、《瀆上編》，其例隘矣，降而為釋子之宮；靈巖、元墓亦各有寺志，其例更隘矣。然陽衒之作《伽藍記》，但載叢林之興替，而洛陽治亂繫之。矧寒山負郭，歷劫再新，望閶門之峩峩，鬱舡棱而特起，其可無載筆以繼〈斯干〉之後乎？志寺第二。

普明禪院，即楓橋寺也。在吳縣西十里，舊楓橋妙利普明塔院也。(《吳郡志》)

寒山禪寺，在閶門西十里楓橋下，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建浮圖七成。嘉祐中，改普明禪院。然唐人已稱寒山寺矣。相傳寒山、拾得嘗止此，故名，不可攷也。紹興四年，僧法遷重建。洪武中，僧昌崇重修。(《姑蘇志》)

按：《姑蘇志》又稱，洪武歸併佛宇，但列叢林，而以子院附見其下。此寺歸併寺三：秀峰寺、慧慶寺、南峰寺（即古支硎寺）；庵四：祇有文殊、雲泉、射瀆三庵，而佚其一。然據此可見寒山寺在明初尚為叢林，葢正在僧昌崇重興之後也。

又按：吳城之西有寒山，實天平山之陰。上為法螺禪院，明趙凡夫別業也。其地去金閶不遠，或疑寒山寺得名以此。余家藏有《寒山志》寫本，據凡夫自述云：「山本無名，《郡志》：『涅槃嶺在其左。』又見寒山詩，有『時陟涅槃山』句。而寒泉則支郎品題。因命之曰寒山焉！」其下詳紀山中勝蹟，而末繫寒山二語，云：「『溪回難記曲，山疊不知重。』亦寒山先我矣！」是此山之以「寒」名，自凡夫始。寺之得名在先，山之得名在後，不可以後加先也明矣！

寒山寺，在楓橋下。起於梁天監閒，舊名妙利普明塔院。元季，寺、塔俱燬。洪武閒，僧昌崇闢建。明永樂三年，深谷昶修。正統己未，郡侯況鍾再修。嘉靖閒，僧本寂鑄鐘建樓。萬歷四十年，僧明吾、鑒建龍函閣，而大殿毀。四十六年，釋西流師徒鼎新。本朝順治初，幾為汛署，僧天與力守弗廢。(詳後〈志僧〉篇《百城煙水》。)

寒山禪寺，實妙利普明塔院，不詳其經始歲月。明萬歷四十六年，大殿火，明年修復之。本朝康熙五十年冬，大殿又火。舊有水陸院，嚴麗靚深，屢出靈響，今久湮壞。塔亦莫知其跡。(乾隆《蘇州府志》)

按：寒山舊為妙利普明塔院，招提名義，檀度因緣，皆以塔著。開山有塔，其來久矣。王《志》謂「宋太平興國初，孫承祐建」，而乾隆《府志》據孫覿〈記〉作「重建」，為得其

實。今雖相輪已頹，風鈴闃寂，而遺趾髣髴猶得於荒煙衰草之中，瞻人天而頂禮，未可以數典而忘祖也。其燬在元、明之際，攷宋張師中詩「塔影落前浦」，范文穆詩「牆上浮圖道旁堠」，張孝祥詩「古岸依然窣堵波」，是南宋時塔固巍然無恙。即後來湯仲友詩「孤塔臨官道，三門背運河」，其時已入元矣！至明初，高啟〈寒山寺送別〉詩：「船裏鐘催行客起，塔中鐙照遠僧歸。」又有〈歸吳至楓橋〉詩：「遙看城郭尚疑非，不見青山舊塔微。」自注：「舊有塔，今廢。」前一首，塔在；後一首，塔亡。一人之詩，齟齬不合。葢浮圖燬於元末，季廸適值板蕩之交，送別時尚承平，未經劫火。逮後一首則入明後，應詔修史，自都歸吳之作。故其下又有「官秩加身應謬得，錦衣今已作荷衣」之句。今昔已殊，滄桑一霎，可慨也夫！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八月，住持比丘宣能續建大殿、前軒。(題名碑殘石。按：宣統三年當事募工重建，從土中得殘石，記助緣姓氏，前題歲月詳，但無文字，故〈志碑〉篇未錄。又按：曰「續建」，曰「前軒」，其先必有建大殿者，惜文獻闕如，不可攷矣。)

按：咸豐以前，惟住持果圓募修，見於內閣中書趙文麟〈捐地碑〉，歲月亦不詳。庚申赭寇之劫，閶門適當寇衝。城未陷，官軍先縱火，層樓傑閣，蕩為煙埃，而此寺亦遂無寸椽矣！寇平既久，始有披荊棘而立梵宇者，既庳且隘，僅蔽風雨，亦未詳何時何人所草創。

光緒三十二年，今直隸總督陳夔龍由中州移節撫吳，謀於僚屬，捐俸鳩工，拓其門，臨大路，構堂三楹。由堂而進，東西各三屋。堂之西，搆鐘樓，鑄鐘懸之其上，以存古蹟。(俞樾〈記〉，詳下〈志碑〉篇)

宣統三年，巡撫雲陽程德全偕布政使陸鍾琦，又拓而新之，重建大殿。前為御碑亭，後有樓三楹，可遠眺。金繩寶地，煥然一新，長廊精舍，幾為吳下精藍之冠。(鄒福保〈記〉，詳後〈志碑〉篇)

宋孫覿：楓橋寺記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乾符、光啟閒，大盜蠭出，爭為強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黃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浙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有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葢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

萬家。而吳泰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甯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廬，一夕為煨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舟車所從出，而巋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郡圖經》，實妙利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繼、張祐，嘗即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知名於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圖七成，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滋起矣。屬有天幸，僅脫於兵火，而官軍蹂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銖積寸累，扶顛補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棲，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願有紀也。」余嘗怪天下多故，縣官財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介冑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助邊，率常睊睊然舉首蹙額，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紹介之先，瓦盂錫杖，率爾至門，則倒衣吐哺，躧履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幣，指困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契，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敝衣糲食，不以一毫私其身，日以飾蠱壞、起頹仆為急。又飭其徒二三輩，持鉢叩門，或持簿乞民閒。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吾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聲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與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體，人人歡然欣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於奉佛，固無閒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者為記，使歸刻焉。

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晉陵孫覿記

(《吳郡志》，汲古、守山兩本皆有誤字，以《吳都文粹》、《姑蘇志》參校)

明王穉登：寒山寺旭公造藏經閣疏

詩裏寒山黃葉，前朝稱古寺；橋邊漁火丹楓，千載記名藍。如斯南國叢林，宜有西來法寶。寺無經而崇奉，何以副人天瞻禮之誠？經無閣而貯藏，安能免風雨漂搖之患？老僧正旭，法號曉山。花下開籠，曾放支郎之鶴；林中結社，常栽惠遠之蓮。既捐資而造大乘，必募緣而建巍閣。畫龍於棟，畫海於梁，豈一縷一鍰之可

就？刻雲為楹，刻山為柱，必眾財眾力而後成。達官長者之往來，錦纜牙檣，定應寶地修來福；海客胡商之貿易，銅山金埒，都是龍華會上人。揮金不吝，甯無布地給孤；造塔非難，當有聚沙阿育。五千四十八卷靈文，自白馬馱來，綠字琅函祈永護；億萬幾千百佛妙典，從赤烏傳至，金書玉笈願長新。偈曰：「寒山寺裏老支郎，起閣藏經募十方。待得閣成僧展誦，烏啼月落一天霜。」(《法因集》；《王百穀全集》之一)

國朝俞樾：新修寒山寺記

筱石中丞之撫中州也，於節署得八景焉。其八曰「蕭寺鐘聲」。中丞賦詩云：「宦味與禪悅，喧寂有殊致。夜半聞鐘聲，如在寒山寺。」詩境清越，寓意深遠，一時賓從皆吟賞不置，其時在乙巳之冬，及明年正月，遂拜移節江蘇之命，中丞喟然曰：「浮生如寄，宦迹如蓬，吾前詩其為之兆乎？」爰於三月下旬，莅止三吳。下車伊始，興教勸學，整軍經武，日不暇給，未遑一問寒山之勝也。偶因校閱營伍，稅駕郊坰，問其地，曰：「楓橋也。」問：「寒山寺焉在？」曰：「近在咫尺。」乃與眾往觀。入其大門，門廡且隘。登其大殿，榱桷粗存。達觀於其左右，則荒葛崩榛，中惟燕葵、兔麥而已。文待詔所書唐張繼詩，舊刻石寺中，可辨者僅數字。唐六如〈寒山寺記〉，亦漫漶過半。中丞歎曰：「名勝之地，荒蕪致此，官斯土者，與有責焉！吾曩者，遠在大梁，緬懷茲勝，形之歌詠，今臨其地，其能恝然乎？」乃與僚屬共謀修葺，自方伯以下，不謀而同辭，僉曰：「美哉，斯舉乎！」各捐俸廉，贊成其事。爰卜日鳩工，展拓其門閭，使臨大路。由門而進，折而南行，搆堂三楹。由堂而進，東西之屋各三。東屋宏敞，賓朋之所燕息也。西屋稍窳，則凡寺中舊碑，咸植於是。以文待詔所書張懿孫詩，今已殘缺，屬余補書而重刻焉。堂之西，尚有隙地，乃搆重屋，是曰鐘樓。鑄銅為鐘，懸之其上，以存古蹟。經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不兩月而告成。中丞自捐廉俸，以為之倡。自方伯、廉訪、觀察、太守，至長洲、元和、吳縣三大令，咸醵資以佽之。都凡用洋錢　千　百。董理是役者，權知元和縣竇君鎮山也。余往年視學中州，辱有文字之契，故與余相習，因繪圖具說，述中丞之命，求記於余。考寒山寺，創建於梁天監時，舊名妙利普明塔院，以寒山子曾居此寺，故即以為名。吳中寺院，不下千百區，而寒山寺以懿孫一詩，其名獨膾炙於中國，抑且傳誦於東瀛。余寓吳久，凡日本文墨之士，咸造廬來見，見則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國三尺之童，無不能誦是詩者。乃寒山寺竟蕪穢不治，使人發勝地不常

之歎。何以存此邦之名蹟，而動遠人之欣慕哉？然則中丞之修葺此寺，其用意深矣！若惟是感朕兆之不虛，喜觴詠之有寄，猶非中丞雅意也。余老矣，不獲從諸君子後，共落其成，輒紀本末，述年月，以為斯記。至方伯以下各出錢若干，用漢碑之例，具刻於後，并勒名於鐘，故不及焉。余所書張懿孫詩，遠不及衡山舊刻，而此記則尚能窺見中丞之意，或視六如居士舊記，所見者較大乎？

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

按：唐子畏未嘗撰記，今寺中所存殘刻，乃〈寒山寺化鐘疏〉也，亦見《六如居士集》。曲園先生得之耳食，未摩挲其碑而讀其文也。此寺經始歲月，舊志不能詳，亦非始於天監時，皆攷之未審。

募修寒山寺啟

吳中近郭名剎，不連丘陵以自高，惟寒山寺最古。去城西十里，據楓橋煙水之勝，而靈巖、支硎諸峯蒼翠，相互森然，若納之屏障。在唐元和閒，有寒山子仙蹟之異，乃著此名。當時領郡者，如韋、白諸賢，嘗以休沐旬暇，昇眺清遠，鳴琴賦詩，人境齊美。而張懿孫〈夜泊〉一篇，尤膾炙在吟口。古今四方來者，弭棹尋幽，輒有遐想，雖海外游客，訪古津逮，靡不流連於楓江漁火中，歎為棲槃之逸境也。舊供寒、拾遺象於方丈，翼以水陸院，嚴麗靚深，蔚為靈宇。自宋以來，代有興替。洎國朝咸豐庚申之變，南烽一燔，蕩為荒煙，精藍遺構，陊剝殆盡。寇平，越四十年，名跡久墟，尠有謀所以起廢者。豈是邦繁雄，營繕者眾，而未暇及此邪？抑一境之勝，敝者復新，固自有時耶？顧恢閎舊規，匪輕功可舉，而取諸公者，又力無所藉。是必謀眾以集，事無妨工，亦無匱財，庶幾此義耳。願與邦懋，諮我同僚，慮材量功，不嗇於素。有若信善君子、慧業文人，萃南國之檀施，宏上方之護力，龍象經構，霞舉雲興。將攬勝者，吟落月於霜鐘；懷道者，緬宗風於妙剎。咸於是導厥淵原，孰謂高明眺望之美，為政不在茲乎？爰敘大凡，聊資小引，示存古意焉。

宣統庚戌之秋，張人駿、程德全同啟

程德全：重修寒山寺碑記

天下起衰振廢之心，砭愚訂頑之旨，與崇德報功之典，常相因也。而樺冠敝裘，遯世无悶，非遇聖人在位，末由闡其微而大發其光。寒山子書壁之詩傳於世者，千有餘年矣。當時國清僧眾，莫測

端倪，即天台刺史，亦惟驚神異、知敬禮而已。蘇之有寺也，始見於張懿孫〈楓橋夜泊〉一詩。是詩也，神韻天成，足為吳山生色。然詠其地，非感其人，重其德也。明初重修，姚少師曾為之〈記〉，今亦漫漶不可辨識。葢唐、宋以降，吳、越之閒，無復能作豐干饒舌者矣！寒山之詩曰：「子期辨此音。」又曰：「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寒山該一乘宗旨，作為山歌，以警世之愚頑。苟非天亶聰明，孰有能合中西儒釋，而一以貫之者乎？我世宗憲皇帝之序《寒山詩》也，曰：「真乃古佛，直心直語。」嗚呼！盡之矣。讀寒山之詩，知道法明於天下後世；讀世宗上諭，知治法行於天下後世。皆古佛直心直語也。今世政治家訾宗教，宗教家亦訾政治。不知廢政治，則宗教為無用矣；離宗教，則政治為無本矣。寒山子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夫政治、宗教雖各有異，而要其終始，總不出「各各努力」之一言。嗚呼！時至今日，豈非臣下努力時哉？德全於政治、宗教之相維繫，愧未能達其蘊。而備員斯土，不敢不以起衰振廢為心。是役也，繼前賢之緒業，感東鄰之嚮風，而尤驚心動魄於「各各努力」之言。葢努力以從吳中士大夫之後，則吳中之衰廢或可振也。努力以從天下士大夫之後，則天下之衰廢或皆可振也。事各努力，事皆可成；人各努力，人皆可用。體古佛之心，奉先皇之諭，以上慰今嗣皇夙夜之至意者，將於是乎始。時至今日，豈非臣下努力時哉？至於寺之風景，則唐賢一詩，分明如畫。又得國朝王文簡公「孤篷聽雨」，再詠歎之，約畧盡矣。德全獨念先皇之稱古佛，而棖觸於砭愚訂頑之苦心，如聞夜半鐘聲，悠然不絕。願與海內外有志之士，同起聽之也。

陸鍾琦：重修寒山寺記

吳郡西南諸水，皆出具區支流，而石湖尤著。湖東匯越來溪與木瀆合，北流出橫塘，東入胥門運河，北至閶門運河曰綵雲港。其自橫塘直入運河者，曰洞涇。由綵雲港北折出洞涇之西，曰白蓮涇。又西出江村橋，曰楓橋灣。復自楓橋納運河水，東趨閶門，還入城濠，為程可七里。故楓橋者，實石湖之尾閭，而負郭之名勝也。橋有寺，以唐釋寒山子得名。兵燹以來，鞠為茂草。至光緒丙午，稍稍謀興復，工未半輒止。宣統庚戌，雲陽中丞莅吳，始訪得寒山詩集、畫象於故家，既刊梨勒石，而歸諸寺。更以保存古蹟、守土之責，重修靈剎，詢謀僉同，鳩工庀材，不容稍緩。越明年辛亥月，全寺落成。於是殿宇莊嚴，水木明瑟，亭延秋月，樓對春山，霜鐘應門，蘭舟牽岸。凡夫層軒傑閣、曲榭迴廊，因寺為園，罔不畢具。其規模之宏遠，能使游觀者視聽一新，意尤有在，中丞

已立石以記之矣。鍾琦尚何言哉？特有所貢疑者數事：《府志》載寺起梁天監閒，所謂妙利普明塔院是也。語本《吳郡圖經》，而《圖經》不言其經始。里人向有「先寺後城」之謠，似涉荒渺。據《吳門表隱》，寺有銅佛，座陰篆十一字，後題「赤烏十三年」。吳中之寺，莫古於赤烏，俗殆誤孫吳為吳越，因有前說，則安知非起於吳邪？張詩膾炙人口久矣，「江楓」二字，輒不得其說。俞氏《雜纂》，從一本作「江村」。然地枕漕河，唐時已不名江。閒嘗訪之土人，乃知寺前臨二橋：曰楓、曰江，遙遙相對。江橋，《志》謂之江村橋，在楓橋西南。是作「江村」者，本就橋言，則安知非合二名耶？寺之有碑，自宋王郇公，《續記》不詳郇公之名。《宋詩紀事》程師孟〈楓橋寺〉詩云：「邇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內翰書。」謂「內翰」指禹玉。禹玉者，王珪之字。《宋史・珪傳》不言封郇公事。據《長編》，元豐八年，郇國公王珪進封岐國公。其封郇公，當在六年，朱樂圃《續記》適成於其次年，故曰「今丞相」。則待詔此書，特補王之遺跡，而何以原碑不一及耶？明姚少師舊記，謂額題寒山始於唐元和中，此與閻邱太守所撰《寒山子詩集傳》不合，然猶得以神仙之說解之。若韋應物刺蘇州，固在貞元初，去元和尚遠，而何以先有「夜宿寒山寺」一律耶？鍾琦昔讀唐人詩，即悠然遐想其遺跡。逮由詞曹出掌糧儲，嘗以巡視漕河，屢經茲地，但見孤村流水，映帶茅庵而已，殊不稱其盛名。既而貴陽制軍創始經營，鍾琦亟贊其議，笵鐘樹石，闢廳事，葺僧舍，而基礎以立。今雲陽中丞繼長增高，舊觀悉復，鍾琦又親董其役，例得有言。及寺成，而鍾琦被命撫晉，會將去吳，則尤有不能已於言者，用為稱述斯寺形勝之迹，以釐訂舊說沿襲之訛，且舉鍾琦兩度來游，始終其事之前緣，記諸寺壁，以備他日編輯寺志者之一助云爾。

鄒福保：重修寒山寺記

釋氏無為故無名，而無名之名，其得流傳於後世者，則有因緣在。寒山子特唐時一枯僧耳，一瓶一鉢，雲水生涯，故非求名者。乃因僧而有寺，因寺而有詩，因詩而其人其地之名，遂歷千餘年而不朽，非佛家所謂「因緣」者邪？夫天下之大，琳宮梵宇，以億萬計，即吾吳郡城內外古剎，無慮數百。而訪古者必就寒山寺問津，一若甚慕乎其名者，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而況士大夫之名重於奕禩者邪？雖然古來葛陸范馬、周程張朱諸名賢，其蹤跡所至，後之人瞻謁遺祠，而動高山景行之志者，以其有功業道德存也。寒山子何功何德，而名顧與之相埒者，何哉？嗚呼！余知之矣。天下學術

之蹟，殊途而同歸，佛氏宜參造化，窮達一致。其書雖支離惝恍，絕不言功業道德，而有大慧力超乎其外，善知識蘊乎其中。其徒之精於禪學者，輒俛視人間世一切之事，澹然若浮雲之於太空，昔莊周、列禦寇皆宗之。吾儒以其深通元理也，亦往往樂與之為方外交。淵明之於遠公；昌黎之於文暢、大顛；坡公之於參寥、佛印、辨才，俱往還贈答，稱道之弗衰。此數公者，豈佞佛者哉？誠有取乎爾也。而彼數僧之名，亦賴此數公以傳，是又一因緣也。今中丞雲陽程公來撫三吳，政通人和，百廢俱舉。公暇偶偕宛平陸方伯暨在官諸君子，議葺寒山寺，不數月而工竣。金繩寶地，煥然一新，繚以長廊，閒以精舍，而鐘樓巋然高聳，為一寺標幟，林森扶疏，以禪房而兼野趣，幾為吳下精藍之冠。起衰復古，厥功偉哉。不特此也，梓寒山之詩集，刻寒山之遺象，撰碑紀事，愾乎有感其人、重其德、明其宗教之意，豈非余所謂功業道德中人，而為陶、韓諸公之所為者邪？寒山子之名，藉以益顯。自今以往，非特吳人士必尋敓寺門，瞻仰蓮座；即羈臣遠客，夜泊楓橋，聽蒲牢、望漁火，必又推篷相語曰：「寒山……寒山……」嗚呼！釋氏無名之名，不轉勝於世俗之所謂名者乎？而因緣靡盡，薪火相傳，余又安能測其所至邪？

時在宣統三年辛亥夏四月

志象

「龍象所棲……屢著靈響」，宋孫覿〈記〉所云也。庚申劫後，無尺椽寸甓之存，何論法相。今可甄錄者，惟新刻二象。寺中舊有銅鑄、窑變二軀，相傳已久，雖付剎塵，猶可摭遺聞而補之。嗟乎！劫火燔空，我佛金身，難言不壞，惟文字為可久耳。志象第三。

張星鑑：游楓溪記

寒山寺，由大殿至後樓，樓有古佛，佛以銅鑄，連座高二尺有餘，座勒「赤烏十三年，郡主孫權供奉」。相傳為燬商紂炮烙銅所鑄，然亦無確據。（《仰蕭樓集》）

褚逢椿：寒山寺古銅佛詩并序

寺有古佛閣，銅佛一軀，高二尺許，座有「赤烏十三年，郡主孫權供奉」十一字。道光壬寅九月，里人摹象勒石。韋光黻作

〈記〉，並索予詩：

寒山寺前秋草空　蕭蕭落木多江楓
寺有古佛寶相豐　座緣銘字小篆工
赤烏年鑄鐫當中　造象作福紫髯翁
云銷炮烙猶商銅　孫吳霸業今已終
吁嗟世尊亦塵蒙　但聞月黑鳴霜鐘
鐘聲似悔西來誤　我佛聞之微動容(《行素齋詩集》)

按：吳主權以魏太和三年稱帝，是年為黃龍元年。歷嘉禾至赤烏十三年，建國已久，何以猶有「郡主」之號？亳社之銅，又何以至吳下？此殆閭巷郢書燕說，不足辨也。然其象，則已古矣！

周布衣永年（字修齋）：方塔禪院變窑僧伽詩

「迢迢夜半鐘，恍與寒山遇。」自注云：「相傳舊供寒山寺。」(《海虞詩苑》)

吳蔚光：窑變觀音在方塔寺西方殿中詩

世間奇事真百出　窯不變神專變佛
傳聞窯變觀音凡有三　海虞方塔寺中乃其一
姁姁肖真形　皜皜存本質
依稀五十三參相　華妙莊嚴道子筆
憶昔客游景德鎮　製甕燒器識精劣
石舂千杵坏始成　水濾千羅料還別
旋人弄粉如弄丸　大小方員手旋脫
繢畫後素功　五色巧塗抹
紫或若凝血　黃或若傅蜜
翠或若聚鶴　黑或若點漆
裹以釉水燔以柴　難者祭紅火歙呎
窯成窑壞亦數存　窯戶覷縷為余述
有時幻化作諸象　滿窑甕器忽然失
我不信佛惟信神　神聰明正直而壹
但見膜拜人齊稱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菩薩菩薩知有靈　眾生一切呼丁甯

況千手臂足使令　低眉垂目疑弗聽
願為普灑甘露水　滴盡楊枝小靜瓶(《素修堂集》)

(按：竹橋先生此詩，亦詠寒山舊象，牽連錄之。)
右古佛象。

姚宗典詩

寒山、拾得象已剝落矣，忽有人自天台來，塑畫如生，為賦〈喜寒山、拾得重來〉詩。

漫指滄桑認去來　楓江依舊笑容開
晨齋鉢捧香雲蓋　夜課鐘沈寶月臺
意在毫端離語默　風生帚下絕塵埃
只看石罅人還在　冥信昆岡已劫灰(《百城煙水》)

潘遵沂：書拾得子象後示蔣生

蔣生年十七　導之為正士
口誦孔孟言　亦頗知佛理
今歲秋八月　夜夢走村裏
道遇長髯叟　問生往何止
叟指古剎中　云有拾得子
此夢生未解　潘子聞之喜
謂言拾得者　即是普賢爾
普賢用心聞　初心那可企
授以行願品　信解從茲始(《功甫小集》)

羅聘：繪寒山、拾得象題詞

寒山、拾得二聖降乩詩曰：

呵呵呵
我若歡顏少煩惱　世間煩惱變歡顏
為人煩惱終無濟　大道還生歡喜閒

國能歡喜君臣合　歡喜庭中父子聯
手足多歡荊樹茂　夫妻能喜琴瑟賢
主賓何在堪無喜　上下情歡分愈嚴
呵呵呵

攷寒山、拾得為普賢、文殊化身，今稱和聖、合聖，為寒山、拾得變相也。

花之寺僧羅聘書記

鄭文焯：繪寒山子象題詞

登岳采五芝　涉澗將六草
散髮蕩元緇　終年不華皓

光緒庚辰九月既望，楓橋舟中寫，大鶴居士鄭文焯指頭戲墨

昔蘇文忠過洛城廣愛寺，觀朱瑤畫文殊、普賢，題詩贊歎。證之唐閻邱允《天台國清寺記》，以寒山、拾得為文殊、普賢化身。然則坡公詩中所稱「朱瑤唐晚輩，得法尚雄深」，在唐代已有其畫象，為世所瞻奉。此圖乃高密鄭中書叔問所寫，寒山仙蹟，游戲三昧，得且園指墨逸趣，藏之吳中故家有年已。今寒山寺落成，因取以鉤樀入石，為識其顛末云。

宣統庚戌之歲冬至日，雲陽程德全題

(右二石象互見〈志碑〉篇)

右寒、拾象。

陳文莊：天台憶寒山、拾得古象

「寒山一手印記，一手拊膝，微笑，赤足。拾得一手□珠，一手閱卷，亦赤足，大笑。」

又〈台雁憶〉有仙竈下寒、拾二小象：「曇花亭光菩薩手製大士、善才、寒、拾四象。」(《無夢園集》)

右國清寺寒拾象。

按：天台為寒、拾祖庭。觀姚宗典〈寒拾重來〉詩，則楓橋寺象亦從初地來也，附錄於此。

黃庭堅：題落星寺詩

「畫圖妙絕(一作絕筆)無人知。」自注：「僧隆畫甚富，而寒山、拾得畫最妙。」

按：隆為宋時僧，其所藏畫苟，至近亦唐人筆，此寒、拾象之最古者。(《山谷詩集》)

釋明綱：寒山、拾得軸

赤腳蓬頭小道　身穿納搭破襖
嘻嘻擁篲前行不覺煙塵盡掃

明綱
(下有白文「明綱」、「宗朗」二印)

終日笑咍咍　長年赤腳走
頭髮亂鬅鬆　挂弊不知醜
虛空落地來　轉掃轉展有
看你箇獃子　何時得歇手

癸丑二月廿七日天華淨範頓首題
(下有白文「淨範」、朱文「為則」兩印)

呪林大師名明綱，故山陰祁忠敏公第二子，當日所稱「六公子」也。公子名班孫，字奕喜，母夢癩僧入室生。乙酉，忠敏公殉難。江上師起，偕其兄理孫毀家助國。俄而師潰，或謂：「公子當鍵戶[言*身*矢]客。」公子不為怵，江湖亡命來者，無勿納。及壬寅，大吏捕魏耕，詞連祁氏。客有出奇解之者，理孫得甯家，而公子戍甯古塔。亡何，賂鎮守將軍，得縱歸里。既有物色之者，避之吳，依退庵翁於堯峯，遂為僧。癸丑冬，卒於毘陵馬鞍山寺。遺言欲返祔於祖，始知為公子，以其喪歸，葬之梅里。祁氏世代膴仕，藏書甲於越，寓山花木冠一郡。公子少任俠，讀書知大義，必為有用之學。配朱氏，忠定公燮元之孫女，能詩畫，一門唱和，聞者豔之。夫世臣與國休戚，不幸丁陽九厄，削髮行遯，其心豈樂浮屠之虛誕為之耶？直以智盡力窮，計無復之耳。癸丑至今，一百五十年，觀其詩與畫，思其題名之故，未嘗不感慨零涕，悲其遭之不幸也。是幅得之山陰市中，葢其自寫照也。上有天華南師讚，亦靈巖道侶。公子事詳見杲齋、農祥兩先生集，徐俟齋《廡下語》中。余懼後之人有舉其名而不知者，故為書厓畧於此。

庚辰長夏，海鹽俞浩誌

(右題字三段，皆見《穰梨館過眼錄》)

右附一切寒、拾象。

志鐘

唐鐘鍊冶超精，雲靁奇古，波磔飛動，捫之有稜。余所見寶室寺、景龍觀鐘拓本，皆如此。惜此寺筍簴久虛，明重鑄一鐘，又銷為鋒鏑。然自張繼題詩，月夕霜晨，猶有餘韻，廬陵膠柱，詰難蠭起，裒而錄之，亦聲聞之乘也。志鐘第四。

明嘉靖閒，僧本寂鑄鐘建樓。鐘遇倭變，銷為礮。(《百城煙水》)

(按：唐鐘未詳何時燬，寺鐘年月可攷者始此。)

明唐寅：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木鐸徇于道路，《周官》所以警其頑愚；銅鐘司其晨昏，釋氏所以覺夫靈性。解魔王之戰鬬，上振天宮；緩眾生之悲酸，下聞地獄。所以提婆尊者現神通，而外道無言本寂禪師悟真筌，而古德讚頌。實名法器，厥號大音。本寺額號寒山，建始普明。殿宇麤備，銅鐘未成。月落烏啼，負張繼〈楓橋〉之句；雷霆鼓擊，愧李白〈化城〉之銘。今將鼓洪爐以液精金，範土泥而鑄大樂。舉茲盛事，用叩高賢。增壯山門，惟祈樂施。啟十門之曉，潛蟄皆興；夙萬戶之昏，魚龍盡息。莊嚴佛土，利益人天。慧日增明，福田不薄。以茲疏告，仰冀垂明。偈曰：

姑蘇城外古禪房　擬鑄銅鐘告四方
試看脫胎成器後　一聲敲下滿天霜

國朝褚逢椿：寒山寺古銅佛詩

「鐘聲似悔西來誤。」(詩互見上〈志象〉篇)原注：「俗傳寒山寺鐘聲，似云『懊惱來』。」(《行素齋詩集》)

袁翼(字穀廉)：八秋詩和王窗山明府韻

〈秋鐘〉一首末二句：「百八聲清方夜半，江楓漁火認茅庵。」自注：「寒山寺鐘，至今夜半乃撞，知唐人非誕語。」(《邃

懷堂詩集後編》)

按：半夜鐘聲，前賢詩話論之綦詳，彙錄於後。

王直方《詩話》云：歐公言：「唐人有『姑蘇城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余觀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往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豈唐人多用此語也？儻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耳。溫庭筠詩多纘在白樂天詩後。

《石林詩話》云：此唐張繼題姑蘇城西楓橋寺詩也。歐公嘗病其半夜非打鐘時，蓋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寺，實夜半打鐘。繼詩三十餘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按：此條見今本《石林詩話》卷中。)

《詩眼》云：歐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帝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邱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如于鵠、白樂天、溫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宮一夜鳴鈴，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邪？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攷耳。

《學林新編》(今湖海樓本《學林》無「新編」二字，此條見卷八)云：世疑半夜非聲鐘時，某案《南史・文學傳》：「邱仲孚，吳興烏程人，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然則「半夜鐘」固有之矣。邱仲孚吳興人，而庭筠言「姑蘇城外寺」，則半夜鐘乃吳中舊事也。(以上四則並見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卷二十三)

按：此詩為張繼作，自唐以來無異詞，王觀國獨誤為溫庭筠詩，豈因庭筠亦有「松窗半夜鐘」句耶？蘇、湖兩地，邱仲孚吳興人，亦與吳中事無涉。

《復齋漫錄》云：《遯齋閒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閒覽》所載也。余攷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維宅〉詩云：

昔聞玄度宅　門向會稽峯

君住東湖下　清風繼舊蹤
秋深臨水月　夜半隔山鐘
世故多離別　良宵詎可逢

且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為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漁隱叢話續編》)

按：右《復齋漫錄》一則，見今本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三。《四庫提要》但稱曾字虎臣，不言其號復齋也。然元人《愛日齋叢鈔》所引亦如此，疑當時所傳本不同，苕溪必有所據。《能改齋》本，末有王直方《蘭臺詩話》，亦嘗辨論，第所引與予不同云云。直方《詩話》即苕溪所錄之第一則，故刪此十八字。其書名《蘭臺詩話》亦可補元任所未及。

唐張繼〈宿楓橋〉詩云：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村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半夜鐘聲到客船

昔人謂鐘聲無半夜者，《詩話》嘗辨之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予以其說為未盡。姑蘇寺鐘，惟承天寺至夜半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中吳紀聞》)

按唐張繼〈楓橋〉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在閶門外七里）歐陽文忠公云：「句雖佳，其奈三更非撞鐘時。」歐公葢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僧寺，實半夜鳴鐘，或謂之「定夜鐘」，不足以病繼也。《南史》：「邱仲孚，吳興人，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恨。」(「恨」他書皆作「限」字)阮景仲為吳興守，詩云：「半夜鐘聲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聽鐘聲。」吳中半夜鐘，其來久矣。又于鵠〈送宮人入道〉詩：「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半夜鐘。」溫庭筠詩亦云：「悠悠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何獨於繼而疑之？(《吳郡志・攷證門》)

《南史》：「邱仲孚喜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乃知半夜鐘聲，不獨見唐人詩句。(吳聿《觀林詩話》)

《石林詩話》：「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嘗病其夜半非打鐘時。葢公未嘗至吳中，今吳中山寺，實以夜半打鐘。然亦何必深辨，即不打鐘，不害詩之佳也。如子瞻「應記儂家舊姓西」，夷光姓施，豈非誤用乎？終不失為好。(馬位《秋窗隨筆》　按：位字石亭，西安人。《隨筆》刻入《昭代叢書》。)

按：今新鐘為陳筱石制帥撫吳時所鑄，藩臬以下皆勒名其上。詳見俞曲園先生記。

寒山寺志卷二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

(臣)葉昌熾

志碑

「張繼留題內翰書」，讀程公闢詩，知此寺舊有宋石。今所存者，惟前明文徵仲、唐子畏兩碣為最古。捫苔蘚而讀之，剝蝕過半。其餘三、四斷碑，僅記檀施姓氏，無可甄錄。歐陽公《集古錄》不遺近刻，今援其例，擇稍有資於掌故者，并新舊諸碑序次之，識其存佚，閒附攷證，以詔後來。志碑第五。

宋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佚)

此張繼詩第一石也。

《吳郡圖經續記》：楓橋，舊或誤為「封橋」。今丞相王郇公居吳下，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

《吳郡志》：程師孟詩「張繼留題內翰書」下，注云：「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親寫是詩，故不題名。」

《吳郡圖經續記》論楓橋之名，謂：「今丞相王郇公頃居吳門，親筆張繼一絕於石，而『楓』字遂正。」閱者每以宋宰執中無王郇公為疑。及檢《吳郡志》采程師孟〈楓橋寺〉詩云：「『邇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內翰書。』自注：『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毛刻有此二字，不可解，疑是「在吳」之誤)親寫是詩，故不題名。』」又疑王元之未為丞相，且無封號，恐非朱伯原所指寫詩者。況師孟不與元之並世，亦不應稱「今」。續檢《宋詩紀事》選師孟此詩，即從《吳郡志》采入，其自注則云：「今禹玉王內翰丁太夫人憂，親寫是詩，故不題名。」(「憂」下無「任其」二字，應是厲太鴻以其不可解而刪之。)禹玉為王珪之字，按《宋史》珪本傳，以熙甯九年作相，而母憂正在為翰林學士時。得此，方知毛刻《吳郡志》之舛誤不足據，而師孟詩實與《圖經續記》相合。所謂王丞相者即禹玉。王「內翰」、「郇公」當是其初封，而史傳逸之也。然則寒山寺中，舊當有此石刻，不知何時失去。今惟存文待詔大行草寫此詩碑在三門內西南隅壁間，若為王丞相補此遺跡。此石與東壁唐解元書〈募鐘疏〉碑對峙，惜石已裂損，地更湫隘囂塵，更數十年後，安知不又為王書之湮沒乎？(《鷗陂漁話・寒山寺王郇公書張繼詩石刻》一則)

王郇公，非但見於《圖經續記》，憶《蘇沈良方》亦稱王郇公有治小便不通方，但以史無明文，猶待蒐攷。近見王明清《揮麈後錄・(三)》，舉熙甯以後宰輔封國，王文恭下注「郇、岐」二字，是禹玉之初封郇公已有明證矣，然猶未詳其得封年月也。既而勞季言寓書告余曰：「考《長編・(三百五十五)》，元豐八年三月庚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郇國公王珪，為金紫光祿大夫，進封岐國公。又攷宋朝《大詔令集・(五十七)》。元豐五年四月癸酉，王珪左相制結銜尚稱『太原郡開國公』，其封郇國，當在六年十一月甲寅文武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時。(見《長編・三百四十一》)《詔令・(六十二)》載加恩制畧云：『錫爾以成國之封』。《圖經續記》成於元豐七年，正珪封郇公時也。其丁母憂在嘉祐二年七月，復拜學士在四年十月，張詩書石當在嘉祐，程詩當作於熙甯三年王未參政之前，故以『內翰』稱之。」又胡心耘示以杜大圭《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本有「之」字，近刻刪去)上集第八卷李清臣所撰〈王太師珪神道碑〉，今節錄其文云：「元豐三年，朝廷用階官寄祿，超授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五年四月，復三省官，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上日，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仁宗、英宗加徽號(按《本紀》，事在六年閏六月)，為仁宗冊寶使。禮成，封郇國公。上即位，恩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岐國公。元豐八年五月己酉薨。是禹玉之封郇國，具有的確年月可據。且岐國之封，身受祇及兩月，而郇國則閱二年。《宋史》本傳與《東都事畧》皆不紀，致後世不知，未免疏漏。殆以虛封為無關輕重而畧之歟？得此攷證，不特可補史文之闕，并足為《圖經續記》注腳也。」(同上〈王郇公封國年月〉一則)

按：王郇公與王元之，一字禹玉，一名禹偁，本易滋訛。元之曾知長洲縣事，有〈移任長洲〉詩五首，見《小畜集》(《郡志》亦采入〈藝文〉)，此邦人士，耳熟能詳。郇公作此詩，在未參政前，誠如調生先生之說。然文穆追書其事，何以仍稱為「內翰」，又冠以「今」字也？竊謂宋時傳訛已久，並不自文穆始，汲古、守山兩刻，但未及糾正耳。

孫覿：楓橋寺記(佚)

紹興十六年七月。
文據《吳郡志》錄入〈志寺〉篇。

明唐寅：姑蘇寒山寺化鐘疏

(無年月，十行，行二十四至二十九字不等，行書。)

木鐸徇于道路，《周官》所以警其頑愚；銅鍾司其晨昏，釋氏所以覺夫靈性。解魔王之戰鬪，上振天宮；緩眾生之悲酸，下聞地獄。所以提婆尊者現神通，而外道無言；本寂禪師悟真筌，而古德讚頌。實名法器，厥號大音。本寺額號寒山，建始普明。月落烏啼，負張繼〈楓橋〉之句；雷霆鼓擊，愧李白〈化城〉之銘，今將鼓洪爐以液精金，範土泥而鑄大樂。舉茲盛事，用叩高賢，增壯山門，惟祈樂施。啟千門之曉，潛蟄皆興；夙萬戶之昏，魚龍盡息。莊嚴佛土，利益人天。慧日增明，福田不薄。以茲疏告，仰冀垂明。偈曰：

姑蘇城外古禪房　擬鑄銅鐘告四方
試看脫胎成器後　一聲敲下滿天霜

鄉貢進士唐寅書

按：《六如居士集》有此疏全文，據以錄入〈志鐘〉篇。今碑斷裂，所存殘字，援翁蘇齋〈化度寺碑〉、〈范氏書樓殘石圖〉之例，釋其文如右。集本「殿宇巍備，銅鐘未成」八字，今碑無。「建始」下，集本空，碑補「普明」二字。

文徵明書張繼詩（殘石）

(無年月，四行，行字不等，大草書。)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徵明

此張繼詩第二石也，今泐存不及十字。

章美題額（四大字）

(一字一行，橫列。年月題款，左右小字，分行如門額式，皆正書。)

寒拾遺踪
翰林學士姚希孟題
崇禎癸酉冬，章美書，住持明五立

爭寺基帖（殘石）

(無年月，共三段。第一段，五行，草書。第二、三段，皆七行，行書。行字不等。前題名，八分書。)

□□張

寺基俗占已非法，況既受贖價而復不退出，是豪民也。寺中僧何不鳴于官耶？閱文太史書字，漫為書之。

濟南黃山居士

張印延登　　壬辰進士(印)（篆文）

少宗伯錢

地屬三寶□□鬼神護訶。有侵佔者，身墮地獄，及子孫。果報昭然，可怖可畏！今寺僧能恢復故地，不獨佛土清淨，亦□為豪民(下缺)孽矣！彼如有知，當稽首皈命之不暇，寺僧善為彼懺悔之也。

聚沙居士錢謙益書

宮詹姚

寺宇民居，自當隔列，非獨肅寺規，亦所以嚴□範也。寒山古剎，邇來僧□並精心嚮道。凡□□□□□□為金湯，何得有黃乾□闢門啟竇，不存緇白之無論穢觸三寶，有韋馱、伽藍訶譴。若稍知禮(下缺)。(按：「黃乾」下，諦視似「初者」二字。)

按：此石首尾斷裂，不詳何刻。審其文義，為豪民佔地而作。以魯公〈坐位帖〉例之，當題為〈爭寺基帖〉。錢蒙叟、姚孟長皆書明時官秩，孟長未見明亡即捐館，是此帖尚在鼎革以前，非即廣承事。(廣承力守此寺。見《百城煙水》。)章美題額，在崇禎癸酉，其時住持為明五，則刻石以鎮山門者，明五為近之。菴此寺閒田，虞芮之爭其來已久。據張黃山一帖，文湛持相國實為禪林護法。其前有文肅書，而今佚矣！

國朝世宗憲皇帝御製寒山子詩序

雍正十一年癸丑五月朔日。

宣統庚戌，江蘇巡撫程德全勒石，建御碑亭於山門內。

雲漢天章，龍蟠螭負。(臣)謹案《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列朝御製，仍以時序列於前明之後，本朝臣民之上。今謹援其例，昭代諸

碑錄，宸翰為首，並恭錄御製序於卷端。

梁同書書〈陰騭文〉（殘石）

(殘字十七行。跋，前二行，後四行，行字皆不等，行書。)

文(自「人之財產」起上缺。未錄。)

乾隆五十有九年歲次甲寅冬十月二十六日，頻羅庵主梁同書書，時年七十又二。

寫此篇時病，行格少仄，不能展布，勉強應之。今錦峯世兄業已上石，意在勸善，當不□拙劣也。壬申九月三日，山舟又書。

王應春刻。

韋光黻：古銅佛象記(佚)

道光壬寅九月，里人摹象勒石，韋君繡作記。見褚仙根詩序。(詩次〈志象〉篇。)庚申之劫，碑、象皆毀於兵燹。

署蘇州府知府平翰：禁佔寺產碑

咸豐四年閏七月二十日，正書，文錄下〈志產〉篇。

羅聘畫：寒山、拾得象

無年月、跋，正書。見〈志象〉篇。

鄭文焯畫：寒山子象

光緒庚辰九月既望。

跋，行書，見〈志象〉篇。

右兩象並新刻，彙列於此。

俞樾：新修寒山寺記

光緒三十二年歲次丙午。

孫陛雲書。

文見〈志寺〉篇。

俞樾重書張繼詩（石刻）

(詩三行，行十字。跋三行，行十八字。草書。有陰、側。)

詩(見前)

寒山寺，舊有文待詔所書唐張繼〈楓橋夜泊〉詩，歲久漫漶。光緒丙午，筱石中丞於寺中新葺數楹，屬余補書刻石。

俞樾

碑陰

(八行，行二十字，行書。)

唐張繼〈楓橋夜泊〉詩，膾炙人口，惟次句「江楓漁火」四字，頗有可疑。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作「江村漁火」，宋人舊籍可寶也。此詩，宋王郇公曾寫以刻石，今不可見。明文待詔所書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屬余補書，姑從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沒也。因作一詩附刻，以告觀者：

郇公舊墨久無存　待詔殘碑不可捫
幸有中吳紀聞在　千金一字是江村

俞樾

碑側(一面。五行，行三十二字，真書。)

張懿孫此詩，傳世頗有異同。題中「楓橋」，舊誤作「封橋」，《吳郡圖經續記》已據王郇公所書訂正。詩中「漁火」，或誤作「漁父」，雍正閒輯《全唐詩》所據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則亦不以作「父」者為定本也。《中吳紀聞》載此詩作「江村漁火」，宋人舊籍，足可依據。曲園太史作詩以證明之，今而後此詩定矣！光緒丙午，余移撫三吳，偶過此寺，嘆其荒廢，小為修治，因刻張詩并刻曲園詩，以質世之讀此詩者。　貴陽陳夔龍

是為張繼詩第三石，今與文待詔原碑同陷寺壁。

江蘇巡撫程德全書寒山子詩

(詩三十六首，分四石刻。每石三十行，三行為一首。末一石，附跋十二行，行十七八九字不等，均行書。)

詩(未錄。)

右寒山子詩，唐〈藝文志〉入釋家類，作七卷。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得其題句於寒巖竹木石壁閒，因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成帙，凡三百餘首。宋淳熙中，沙門道南為之記，始有傳本。明吳、計兩家複校刻，並為一卷。別本世所希見。漁洋山人嘗稱其五言有唐調，不名一格，蓋所謂「詩雜仙心，超以象外」者也。今既謀諸邦士大夫，重修寒山寺落成，複得其詩集舊本，選錄如干首，鼜諸寺壁。其大旨多諷時勵俗之作，以幽隱歌笑出之，豈辟世而非遺世者，乃託言「豐干饒舌」邪？爰識數語，以質後之攬者。

宣統庚戌九月，雲陽程德全記

程德全：重修寒山寺記

(石本未見。)

文(錄〈志寺〉篇。)

江蘇布政使陸鍾琦：重修寒山寺記

(分兩石刻，每石三十行，行自十四至十七字不等，正書。)

文(錄〈志寺〉篇。)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六月廿八日刊石

鄒福保：重修寒山寺記

(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正書。)

文(錄〈志寺〉篇。)

宣統三年辛亥夏四月

寶山印康祚（號印川）：偕調生寒山寺拓碑題壁詩

按：調生先生名廷管，出吾宗東山支，著有《蛻翁詩錄》、《吹網錄》、《鷗陂漁話》，又輯《蛻翁所見詩錄》。

故人供具勸扶笻　來訪楓橋夜泊蹤
聊與寒山生箇事　一雙碑響替霜鐘

再題云：

碑下趺跏倚短笻　往來詞客幾留蹤

眾前拈起椎兒示　白日來敲夜半鐘(《鷗天閣集》，並見《蛻翁所見詩錄》)

志僧

吳中山水殊勝，浮杯飛錫，時有古德往來。支帛道場，條衣不替。惟寒山一鐙，若明若滅，豈金閶近市，湫隘囂塵，不足以安禪悅乎？宋元僧史，晨星落落，至前明桑海之交，故老遺黎，緇衣遁禪林中，始有可傳焉。文子悱詩云云：「高僧不易逢」。志僧第六。

宋有遷老、溫老，梵行皆未詳。法遷詳於孫覿〈寺記〉，又見〈示遷老〉三詩。舊志又載仲益〈與溫老〉詩云：

閶闔層城外　寒山古道西
若人具眼隻　與佛拍肩齊
白浪噴鷁首　黃塵送馬蹄
憧憧南北路　一榻有高棲(《吳都文粹》並《吳郡志》合纂)

按：南宋俞桂(字晞郗，錢唐人)《漁溪詩稿》，有〈楓橋寺〉詩一首(錄下〈志詩〉篇)，又有〈南蹌跧上人之平江〉詩：「詩囊和月橫挑去，穩泛楓橋夜半船。」「上人」疑亦寒山法侶也。

明初有道性庵。平顯《松雨軒集》(按：顯，字仲微，錢唐人，洪武初，官廣西藤縣令)有〈道性庵住寒山寺〉詩云：

蘭若黃金地　楓橋碧水灣
春風上方路　秋色太湖山
既接三生舊　終謀半日閒
明年理歸楫　持以叩禪關(據《松雨軒集》纂)

繼性庵而起者，有慧公。袁永之〈送慧公之京〉詩：

寒律窮陰紀　晨征戒遠游
浮雲望飛錫　細雨送孤舟
朔雁遙天外　霜楓古渡頭
歸應沾一命　休憶故園愁

又〈送慧公住持寒山寺〉云：

古寺人天外　精廬杳藹中
君依蓮社去　心與白雲同
溪水看清淨　寒山對苦空
何時聽說法　為我暢元風(據《胥臺集》纂)

天與名廣承，吳江計氏，持誦不輟，古朴有德。順治初，汛官戍此，幾為署。師苦守殿隅，觀察壽公護之，始得復。今寺中所遺，皆其力也。(《百城煙水》)

性能號法華，寓寒山寺。適逢鼎革，四處焚劫，松陵徐瑞宇素奉三寶，皈依禪宿。性能勸其捨宅為寺，募四十八願，仍捐橐千餘金，營構殿堂寮廡，名其庵曰「法華」。工未畢而歿。(《百城煙水》，參金文通〈法華禪院碑〉)

(按：法華庵在寒山寺隔岸，聽鐘橋之西。性能圓寂，新構精廬尚未落成，是終於寒山寺也。)

在昔，學詩於葉星期，與黃九煙、殳山夫諸公相唱和，年未五十而歿。星期祭之以文，曰：「某年月日，方外友葉燮，以清醴一尊、苦茗一甌，告於在昔開士之靈。曰：嗚呼！在昔子何為而死耶？今之衲其衣而髡其頂，妄踞南座，以號於人而稱師，胸無墨瀋，信口囈語，拾禪家一、二剩吻以自誇者，曾不若子之惠休片語，下筆如有神也。其敷座而談教乘，勦襲注疏，絕無心得，依樣胡盧者，曾不若子之長城五言、隻語彈丸膾炙人口也。以子之才，亦既充之以學，何遽不可如貫休、齊己、皎然輩？以子之瀟灑胸襟，寓情物外，何遽不可如參寥、辨才輩也？子蕭然一瓢，託跡古寺，不欲效乞食輩，日奔走闤闠中，即飢驅迫切，終不去寄跡《兔園》一冊，以餬其口。今子之歿也，子之徒罄簡子所遺之瓶鉢，祇餘三十八文、舊衲質券數紙，此外並無粒粟寸布值半銖寸錢之物，此其人為何如人，其懷何如懷耶？方外之徒，原無所論於壽命之延促。然世之可以即死而不死者，千百其羣；可以未死而即奄然長謝者，子何獨罹其酷也？子之從予游且十年矣。子之學詩，發憤直欲淩古人。與予或月一見，子詩必一小進；或經年一見，子詩必一大進。吾嘗謂子使天假以季，竟可獨立為古今方外詩人之冠。將毋天之忌子，年未五十而竟死耶？此真風雅之缺陷，能不拊膺而揮淚耶？子之同學聞子之歿也，無不頓足長歔，僉謂詩道賴以干城，而今者長夜何時旦耶？行將搜子遺稿，亟梓之行世，此亦詩教盛衰之所繫，一以慰子之寂靈，一以慰同學之永懷也。嗚乎！靈其知之。」(《已畦集》)

在昔《詩僧苦行錄》，吾宗星期先生祭文一首，宗風戒律，畧見一斑。至其酬答詩什，見下〈志詩〉篇。

梵公，亦未詳何許人。徐臞庵〈丁巳秋飲梵公寒山寓齋〉：

一杖來吳苑　秋光迥碧空
清言聆惠遠　高隱遇梁鴻
世路寒山外　人煙夕照中
何時移釣艇　江上看丹楓

又〈過寒山示梵公〉：

山夫已病嘉生死　世事年來不可言
消遣自攜詩滿袖　寂寥誰置酒盈尊
高僧松樹催詩句　處士梅花入夢魂
愁絕聽鐘橋畔客　滿船風雨易黃昏(《百城煙水》)

(按：《百城煙水・寒山寺》錄此兩詩，次在昔詩後。觀臞庵詩，既稱寒山為寓齋，又有「一杖來吳苑」之句，以梁鴻廡下為況，則梵公之於此寺，不過閒雲來往，偶然駐錫，在宗門中為流寓，非如在昔之為住山僧也。)

(又按：鴻慶居士所稱「沼公」、「悟上人」之類，一住虎邱，一住能仁寺，同為游客，薜荔相逢，更非梵公之比，故不列此寺，別詳下〈志游〉篇。)

志產

「寒山古剎」、「封橋常住」，見於金粟箋印。但以歲久籍亡，履畝無攷。宋元以後，洊經劫火，歎鐘梵之銷沈，等樵蘇之不爨。今有田如干畝，後圃廣場灌園蔬筍，可供清眾，皆賢有司之助也。所願法幢高座謹持木叉，庶幾量鼓善緣，無虛檀度。志產第七。

明末，有豪民黃乾□者，侵佔寺基。住持某僧搘拄法門，請於文文肅公，書石證明其事，並有黃山居士張延登暨錢宗伯、姚學士三帖。(詳〈志碑〉篇)

國朝咸豐四年，內閣中書趙文麟、前廣東鹽運使司運同周曾毓等，捐置寺旁隙地，造屋招租，為寒山寺香火。

署理蘇州府知府平翰給示碑

為給示勒石永禁事，據內閣中書加四級趙文麟、趙文龍、前廣東鹽運使司運同周曾毓、國子監典籍銜文生高誠赴府稟稱：「竊楓鎮有古寒山寺，在吳治十一都十六圖。寺久失修，經住持僧果圓募捐修葺。奈寺無恒產，職等募捐，置買寺旁隙地，起造房屋，招租收息，作為寒山寺香火薪水之資，契經投稅。僧果圓物故，伊徒僧擴壽亦頗謹守。茲因擴壽已故，住持僧人非老即幼，誠恐將來或有盜賣，以及被人覬覦、恃強謀佔情事，為將印契三紙黏呈，乞賜給示，勒石永禁」等情。並據(闕)呈印契三紙到府。據此，查寒山寺向無寺產，該寺香火、住持薪水無資。經該紳士等募捐，置買寺旁隙地，建造房屋，招租收息，以抵該寺香火、住持僧人薪水之需，洵屬善舉，殊堪嘉尚。除將呈到印契三紙附卷外，合行給示，勒石嚴禁。為此示，仰該寺住持僧眾及軍民、地保人等知悉：自今以後，務將前項房屋妥為經理，永遠遵守，毋許盜賣廢弛。如有地棍匪徒覬覦、恃强謀佔者，許即指名稟候拿究。地保徇隱，察出並提，重處不貸。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計開：

- 契得高賡裕，價紋銀柒拾柒兩。(布字貳伯叁號)
- 契得吳鐵華(秋巖、蓉塘)，價紋銀壹伯拾貳兩。(布字貳伯肆號)
- 契得陳周氏同子亦梁，價紋銀貳伯陸拾兩。(布字貳伯伍號)俱元年分投稅。四址：(南，□□寺。北，官街。東，□屋。西，許屋。)

以上隙地起造樓房貳進，計貳拾捌間，招租收息，立有寒山寺香產界址。

咸豐肆年閏柒月二十日示

宣統三年，長洲縣吳姓兩孀張氏、黃氏，因義田涉訟。署縣事趙夢泰屢鞫不服。後令張鎔萬集兩造開導，訟既息，勸酌捐田畝，各以二十五畝充寺產。

陸鍾琦：寒山寺吳姓捐田始末記

凡一事之顯晦，往往有不期然而然、非可強而致者。觀夫名山古剎，偶經賢士大夫所提倡，登臨覽眺，極文酒之盛。乃閱時未幾，仍歸闃寂，其為一時興會之所寄，而未策久長耶？抑亦顯晦之有定也？於寒山寺吳姓捐田一事，尤有足記者。寺自唐張繼〈楓橋夜泊〉一詠，膾炙人口，遂占吳中名勝之一，乃屢更興廢。近數十年，經行之室、禪誦之堂，零落殆盡。海內外文士凡至吳中者，靡不訪古流連，輒以精藍勝跡委棄於頹垣廢阯間為憾。歲庚戌，雲陽程公來撫是邦，下車伊始，即以保存古蹟為念，而於寒、拾遺蹤，

尤亟亟焉謀興復。爰命鍾琦籌集款項，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樓殿廊廡規模犄備。惟是歲月遷貿，不稍置寺產，僧徒既無所依賴，而龍象尊嚴亦恐無以持永久。適長洲吳姓張氏、黃氏兩孀，因二百畝義田涉訟。前署縣趙令夢泰以屢鞫不服，深嫉其所為，欲有以振勵之，令輸田於寺，以息訟。案未結而他調，繼任張令思援前斷以解紛，而兩造負氣爭執不相下，至欲盡捐其田以為快。張令以始末見告，余曰：「是大不可！夫吳姓二孀，以爭義田，故纏訟越稔，是誠薄俗之宜懲勸者。責令稍輸其田以助斯寺，藉以平其爭而為好訟者之鑒則可。若聽彼出於一朝之忿，必貽他日之悔。吾輩治事，務得其平。」張令深韙之，歸而重集兩造，專案開庭，自申交子，反覆開導，彼此始感悔。惟此田已入奏案，張令為之假定田價，責其親長料理購置，使張氏出資，黃氏歸產，訟遂息。案既定，從而勸令兩造自行酌捐田畝，各願以二十五畝充寺產，都五十畝。斯寺甫修，適有是舉，殆事之顯晦有定者耶！寺僧其善保守焉，以無負兩賢令維護之盛心。更望此邦士紳有以管理之，庶一時鴻爪長作因緣，此又鍾琦所企願者也。田二十六則，田單二十六紙，所有區畝、號分、坐落、四至暨捐者姓氏，鐫列於左。是為記。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閏六月

按：此記，陸文節公赴太原時，馳書見示，未見拓本。科則坐落，既未附後，不數日而國變作，今鐫石與否亦未知。

志游

寒山負城面市，棹扁舟出閶門七里，即望見蘭若。其地近接虎阜，遠瞰天平、臨硎諸峯。春秋佳日，篾舫筍輿，靚川淑野。今雖屢經浩劫，斷甃荒煙，猶足令人憑弔，攄懷舊之蓄念，談禪林之逸軌。彼君子兮，噬肎來游，其相與把臂入林乎？志游第八。

宋范文穆《吳郡志・寒山寺》下，有孫覿〈示遷老〉詩三首，亦見《吳都文粹》。仲益守郡，正在遷老興寺之日。攷《鴻慶居士集》，仲益寒山寺詩，不僅此三首。有〈贈沼老〉云：「與余相遇楓橋方丈。」又有〈悟上人索詩〉云：「來楓橋訪余。」又似以僧房為旅舍，或在去官後乎？

〈贈沼老〉云：虎邱沼老，豫章詩僧也。與余相遇於楓橋方丈，誦所作「徐獻之侍郎生日」詩，有「東湖孺子，南極老人」之句。余愛其工，賦小詩寄贈：

落景下層城　遙煙起孤戍

繫舟著漁磯　曳杖叩僧戶
忽逢丹霞侶　自誦碧雲句
噌吰應黃鐘　清絕追白紵
不落江西派　冥學邯鄲步
冥搜自天得　妙中有神助
夤緣半日留　邂逅一笑遇
詎復管中窺　看沐南山霧

又〈悟上人〉一首云：能仁寺悟上人來楓橋訪余索詩，賦兩絕句：

撚斷吟鬚皺兩眉　鏤冰琢雪等兒嬉
解啼孤月如雞口　堪笑窮郊作許悲(自注：「韓吏部詩云：『有窮者孟郊。』郊〈聞雞〉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

老去都將筆硯焚　相逢相問只寒溫
更無一語堪酬對　已入維摩不二門

明竺塢文氏，風流文采，照映江左。玉蘭堂、青瑤嶼皆在城西，一門裙屐，時往來於寒山寺。今雖履綦銷歇，而攷其家集，猶有游蹤可記。文肅父子悱先生，有〈寒山寺訪僧不遇〉詩：

寺古殘陽冷　經聲雜晚鐘
引流縈白草　留雪點青松
迂徑原難到　高僧不易逢
都將方外意　付與一枝笻

又其先文和州詩：

春尋古寺幽　相與話前修
名豈寒山得　詩曾張繼留
樓鐘虛夕照　橋影急河流
尚怪石龍柱　拏雲勢未休(據文嘉《和州詩》、文元發《蘭雪齋詩》纂)

漁洋山人：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二首

日暮東塘正落潮　孤篷泊處雨瀟瀟
疏鐘夜火寒山寺　記過吳楓第幾橋

楓葉蕭條水驛空　離居千里悵難同
十年舊約江南夢　獨聽寒山半夜鐘

先生至蘇，舟泊楓橋，過寒山寺，夜已曛黑，風雨雜遝，攝衣著屐，列炬登岸，徑上寺門，題詩二絕而去，時以為狂。(據《精華錄箋注》、戴延年《秋鐙叢話》合纂)

國初殳丹生，號山夫，寓寒山寺，與松陵徐崧臞庵、葉燮星期往來唱和。(殳、徐詩，見《百城煙水》。)星期有〈松鶴堂記〉，為殷斐仲作。(按：斐仲名麗，《百城煙水》采其〈楓橋〉詩一首。徐崧有〈斐仲招飲寒山〉詩，即其人也。)亦吳閶之勝流也。錄其文，可以見當時觴詠之盛。文曰：「余三十年前，過楓橋之寒山寺，時故人殳子山夫憩寺中讀書，為予言：『里中有殷子斐仲能詩，所交皆一時賢者。築堂於所居，曰松鶴堂。登其堂者，斐仲飲食之無厭。先生盍訪之乎？』予時適事北行，不能留，即別去。今癸酉冬，予復過寒山，上人在昔留予度歲。予因訊及所謂松鶴堂者，悉如山夫言，但松鶴堂已易主矣。已斐仲來過予，予始識之，訊松鶴堂，又悉如在昔言，予為太息久之。斐仲貧不可支，而愛賢樂友朋，意氣猶在。已出一卷示予，皆四方及里中高賢與知名士，如李灌溪、姚文初諸前輩所贈題松鶴堂詩文，裝潢成軸，而山夫所題在其中。予又歎息山夫化為異物踰二十年，姚、李諸公亦相繼物故，人與堂俱為陳迹，等於飄風斷草。然松鶴堂之名，猶然尚存，則以斐仲向日好賢之雅，而『松鶴』之名尚在人口也。予以為寒山寺肇於梁，至於今不知幾經興廢，天下佛剎之流傳，或有或無，天下人安能盡知而道之？惟寒山則人無不知而能道之者，則以唐人張繼『月落烏啼』一詩，人人童而習之。寺有興廢，詩無興廢，故因詩以知寒山。今松鶴堂之詩文，其即張繼寒山之詩乎？「松鶴」之名可長存於天地閒矣！余因不勝太息，於人世之事之物，孰為可留而長存者？其亦思為其所以存者可矣！」。(《已畦集》，參《百城煙水》)

王昶：袁又愷漁隱小圃記

楓橋之水從梁溪來，過橋分支西南流，別為西塘。又有橋名江村，其南則袁子又愷漁隱小圃在焉。圃之先為王岡齡居，名江村山齋。岡齡師沈文慤公，工小詩，畫仿文待詔，往往招集勝流名士，作文字飲，具見所刻《西塘酬唱集》中。又愷之兄，岡齡女夫也，

故是圃歸袁氏，又愷拓而新之，名「漁隱小圃」。於是春秋佳日，復命儔嘯，侶無虛日。而遠方賢士大夫過吳者，拏舟造訪，填咽於江村橋南北，尊酒飛騰，詩卷參互，更非岡齡所能逮矣。(《春融堂集》)

錢大昕：五硯樓記

袁子又愷向居金閶亭畔，題其讀書之室曰「三硯齋」。三硯皆其先世所詒：一為介隱先生物；一為「謝湖草堂硯」，則尚之先生物；一為「列岫樓硯」，則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青浦王侍郎以所藏清容居士硯贈又愷。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而五。是夏，又愷移歸楓橋舊居。甫卸裝，即謀藏書之所，惟茲樓宜，名其樓曰「五硯」。暇日坐樓中，甲乙校讐，丹黃不去手。其樓四面洞達，迥出埃壒。靈巖、天平之紫翠，望之如可摘也；支硎、法螺之鐘磬，招之若相答也。前俯澄碧，旁植花竹，挹風土之清嘉，屏絲管之嘈雜。予葢嘗裹回徙倚焉，而不能去也。(《潛研堂集》)

陸鼎：漁隱小圃雅集圖序

漁隱主人為六俊諸孫，耽吟好客，能世其家。居楓江之西塘，有圃曰「漁隱」，為讀書之所，其地則唐詩人張繼泊船處也。入其圃，竹樹幽森，廊榭繚曲，一樓當西山之缺，晴翠飛落几席間。登斯樓者，衣裾盡碧，無不翛然意遠，想見玉山清閟之勝，而仿佛其人。於是吳之詩流，以及四方名士，堂相過從。歲丁巳秋，叢桂盛開，主人張筵飲客者三日，人各有詩，以巨冊連書之。屬余為圖，以冠其首。亭林觴詠，東南罕覯，非主人之賢，烏足以致之？(《梅葉閣文鈔》)

朱綬：翠薇花館詞序

癸酉秋，余識戈君寶士，因詣君江楓漁火之鄉，清流繞門，雙橋夾於左右。登其堂，蕭蕭寥寥，曠然以清，齋有古圖史，庭蒔雜花、苔石、松竹之屬。余每過，君必延致余所素相識而居與君近者。如是者，一歲必三、四，必有豐肴嘉醴，極燕衍之樂，又必為慢詞令曲，以申寫其中之志趣。(《知止堂集》)

戈載：徵招詞．題朱立齋楓江草堂圖

鐘聲一杵寒山近　空簾片雲飛起
竹徑掃蒼苔　有林泉清致　琴書塵靜洗
展緗帙　古香盈几
屋角春星　門前秋水　北窗閒倚
能幾賞音人　鷗盟冷　霜楓更添愁思
隔岸結比鄰　賭花閒吟事　修簫曾共擬
倘商略　彩箋銀字
好攜酒　晚唱滄波　把釣竿還理(原注：立齋詞名〈楓江漁唱〉。《翠薇花館詞集》)

(按：順卿又有〈喜遷鶯詞・題惠磐卿冷香別館圖〉，序云：「磐卿之高祖半農先生，家於葑門冷香溪，後遷澀墅。今磐卿卜宅楓江，與僕結鄰而居，名其室以誌先澤。」詞未錄。)

蔣志凝，字澹懷，有〈木蘭花慢〉詞一闋云：

對江楓漁火　畫橋曲　舊蕭齋
記白石詞名　翠薇花影　裙屐談諧
推排　髣絲換盡　更囊琴身世橘踰淮(原注：時君客淮浦。)
博得天涯小住　香爐茗盌詩牌
朋儕　俊賞都乖
閒賦手　澀吟懷
賸酒闌清夢　煙霞芰製　風雪芒鞵
鄰街　玉驄鈿舄　甚蕉梧涼雨此荒階
遲我鷗邊泊宅　女墳湖漘平揩

又王嘉祿井叔〈摸魚子〉詞，前半闋有云：「煙波唱起，有點點霜楓，星星漁火，都是賦愁地。」皆為戈順卿作也。(《翠薇花館詞・題辭》)

按《姑蘇志》，江村橋，在楓橋西南；又有聽鐘橋，在寒山寺隔岸。（見《百城煙水》）皆因張繼詩得名也。王岡齡江村山齋，尚在乾嘉盛時。其後歸袁壽階，為漁隱小圃。顧千里思適齋，距其地亦不遠。最後有戈小蓮父子(小蓮名宙襄，著有《半樹齋集》；其子即順卿先生，名載，工填詞)、陸東蘿(損之)、朱立齋(紫貴)、惠磐卿，楓江壇坫，極一時之盛。惜其時寒山宗風零替，如游蓮社，無遠公以為導師耳。

又按：《東蘿遺稿》(卷三)有〈自楓江汎舟至西山道中〉二首、〈自楓江至當湖舟行雜詠〉二首，起二句云：「一棹過江

城，鄉音已漸更。」又〈辭家〉二首：「回首楓江江上橋，羈人於此漸魂銷。」是先生所居，去寒山寺亦不遠可證。

張緯餘：游楓溪記

壬子八月二十四日，余自秣陵還吳門，道經楓橋，訪顧君河之至思適齋，讀其祖千里先生零星筆札，因飯於河之所。午後，與河之游寒山寺。寺近市，甚囂塵，至則如入山林中。由大殿至後樓，徘徊良久。河之曰：「此地去五硯樓不遠。」乃過寺濱，又折而東南，有樓特起，四面洞達，可望天平、靈巖諸勝。「是樓也，為袁君又愷所建。吾祖千里府君，嘗與錢辛楣、段若膺諸先生詠觴是樓。袁君尚有竹柏樓，歿未及三十年，是樓已三易其主，今亦置之蔓草荒煙之閒而已。余生也晚，無能指其所在。」乃與河之游虎邱而別。(《仰蕭樓文集》)

志事

「叢書」始於陸魯望，言不名一體也。「雜記」起於葛稚川，言不名一事也。山門故實，余既以類編次，削牘將竟，其有無可附麗者，彙而書之。雖咫見瑣聞，寥寥短簡，亦足以資談助也。志事第九。

明仁和倪謙有〈題國子吳檢討先塋四景〉詩，其二：曰〈楓橋月落〉，曰〈寒寺鯨音〉。攷《郡志．人物傳》，吳尚書一鵬，四世皆有傳。尚書以編修起家，子子孝由庶吉士出為推官，孫尚儉高蹈不仕，曾孫安國亦以進士改知縣。又《吳之佳傳》，萬歷庚辰進士，襄陽知縣。又攷《選舉表》「正德十六年，楊維聰榜」：吳文之號與成，庶吉士。吳瀚號受之，副都御史。無歷官檢討者。楓橋塋域，未詳屬於誰氏，但據標題，必與寒山寺為鄰。今錄其詩曰：

吳江楓落水通橋　斜月將沈斗轉杓
兩岸秋聲隨籟發　半篷寒影帶波搖
漁舟乍起吹殘火　估舶爭開趁早潮
幾度吟詩憶張繼　鐘鳴山寺夜迢迢(右〈楓橋月落〉)

招提遙隔闔閭城　夜半蒲牢吼地鳴
度嶺微分山寺曉　穿林偏帶野泉清
高低夐徹三千界　次第頻連百八聲

獨有思親情倍感　烏啼月落夢魂驚(右〈寒寺鯨音〉，據《倪文僖詩集》纂)

寒山臨流負郭，招提近市，雖無巖壑之勝，以張懿孫一詩，前賢攬古，得與支硎、靈巖共垂篇什。歸安陸存齋觀察心源藏文衡山《姑蘇十景冊》，一虎山橋，二桃花塢，三姑蘇臺，其四即為楓橋。又有支硎、天池、虎邱、靈巖、天平、堯峯、太湖、石湖，實有十二景。今錄其〈楓橋〉詩云：

金閶西來帶寒渚　策策丹楓墮煙雨
漁火青熒泊棹時　客星寂寞聞鐘處
水明人靜江城孤　依然落月啼霜烏
荒涼古寺煙迷蕪　張繼詩篇今有無

下鈐「潤州戴植戴培之鑑藏書畫印」、「聽鸝館主藏書畫印」、「芝農家藏」諸朱記。又文五峯亦有《姑蘇十景冊》，舊藏天府，以四字為標題，如〈洞庭春色〉、〈滄浪清夏〉之類，其九為〈江村漁火〉，不題詞，後署「五峯文伯仁寫」。(據《穰梨館過眼錄》、《石渠隨筆》合纂)

寒山寺僧某，有一力甚勤，然不得於少主，逐之。夜風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蠕，偵之則人也。迫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楗而臥。夜半，楗發有聲，僧曰：「爾恐我耶？爾為此不法之事，倘聞於不相得之主，爾無命矣！爾第入，質明相遣。」其人伏地請死。將旦，贈以斤金，曰：「亟去，毋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小，不失為人。否者，亦聽若耳！」後十五年，其人率妻子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在僧座，見其人，聞其事。袁石公嘗閱書畫於寒山僧舍，詫謂：「力不如者，此老僧也。」(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

聖祖南巡，問：「張伯行居官何如？」又問：「江南還有如此好官否？」即令巡撫江南。時兩江總督噶禮大張威福，公劾督臣營私壞法，請正國典。總督聞之，密購疏稾，揑款揭參。上命俱解任聽審。公審畢回蘇，寓楓橋，士民雲集獻蔬果。秋七月，復赴揚聽審。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自楓橋至葑門二十餘里擁塞不可行。(吳翊鳳《遜志堂雜鈔・乙集》)

吳江徐釚，字電發，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康熙中，由薦舉博學鴻詞召試，授檢討，乞歸。著有《南州草堂集》、《鞠莊詞》。攷《虹亭集・自序》云：「先君子築室於吳淞之西、澉浦之東。太倉王奉常題其額曰『南州草堂』。壘石為山，疏土為池，堂

之中藏書數千卷。先君子既即世，堂亦圮，余遂漂泊四方，今忽忽老矣。詩文稾仍繫以『南州草堂』者，不忘先君子之志也。徐釚書於城西松風書屋。」錫山錢礎日序云：「《南州草堂集》不名一種，昌亭草十之一，皖江詩十之三，齊魯游詩又多於皖。徐子讀書姑蘇，其登臨贈答限於地，故昌亭詩為少。」據此，則南州老屋為其先業，童時游釣之所。所謂「城西松風書屋」者，葢在吳城西，其僑寄之地也。《昌亭集》中有〈金昌雜詩〉八首。又赴皖〈澮墅夜泊〉云：

片帆纔過寒山寺　暮雨瀟瀟畏遠征
估客吹鐙依岸宿　長年貰酒對愁傾
繞街月黑鐘初斷　三市烏啼夢未成
夜半鄰舟彈濩索　聽來都是別離聲

辭家之作，亦多興起於「月落烏啼」一什。其寓齋去楓橋殆不遠，當與寒山寺鐘梵相聞。及晚年倦游歸，有〈漁村詩和工部曹子清韻〉云：「我是舊漁父，飄然東海東。」又〈題雪灘釣叟圖〉：「我亦楓江舊漁父，雪灘可許得平分。」蓴鱸之思，不在垂虹，而在楓溪矣！既自號楓江漁父，又繪〈楓江漁火圖〉。

松陵翁雒有詩〈同徐丈雪廬作〉云：圖為徐虹亭檢討故物，今歸其族孫山民待詔。

白髮蕭蕭箬笠寒　半生春夢記叢殘
知交常感遭逢異　兄弟相依出處難
薇省頭銜簪筆冷　松陵煙水釣船寬
如何一闋漁家傲　贏得雞林貴素紈(據《南州草堂集》、《小蓬海遺詩》合纂)

《虹亭集》又有〈鄧尉探梅，雪中返櫂，由西郊達村居，卻憶安節歸江楓庵作〉中二句云：「風向江郭流澌急，寒逐郊原細草生。」賦雪中風景，自是近城蘭若。又〈祝江楓庵指公八十壽〉：

挂卻條衣丈室中　貪煨芋火老江楓
不隨時輩開堂去　常愛清流笑語同
蓮座經聲依佛日　石牀花雨散春風
劫逢龍漢分明在　應記開元鶴髮翁(自注：「指公於五十年前，與周安期、翁仲謙、吳茂申、俞無殊、家介白為方外交。」)

今聽鐘橋畔一小剎，為國初徐姓捨宅所建之法華庵。其東南為積善律院。而江楓庵獨迷其處所，從張繼詩得名，又與虹亭村居相近，亦為寒山之鄰剎矣。(據《南州草堂集》纂)

吳翊鳳《懷舊續集》：「馬元勳，字成章，號雲曹，吳江布衣，有《蕉雨軒詩鈔》。其〈楓橋〉一首結句云：『災傷連數郡，米價幾時平？』」自注：「橋邊有米市。」

又吳竹橋《素脩堂集》有〈出洋米〉一首云：「出洋米，出洋米，眾人趨利如流水。大為之坊民猶踰，何況水多坊亦無。出洋一日十餘石，一月出洋已數百。內地石約二千錢，出洋石至六七千。海口卻從何處出？徐六涇口稱第一。福山、白茆、許浦復有之，牙行、囤戶、販商、游食、地保、汛兵、津吏、營弁各各肥其私。」又云：「連朝價昂過一倍，市中悉推鄰縣買，不是太倉即上海。太倉出洋有劉河，比聞上海出更多。」此詩雖不為楓溪而作，然參攷〈苦雨吟〉五首，其第四首云：「湖北江西下米船，楓橋市想日喧闐。如何吾邑難平減，一斗仍需四百錢？」可見當時洋米轉般之地，實以橋邊為水次。蓋庚申以前，海道未通，兩湖江皖米艘自長江汛舟而下，漏私海舶，又皆麇聚於此。聞諸故老云：「自昌門至楓橋十里，估檣雲集，唱籌邪許之聲宵旦不絕，舳艫銜接，達於澱墅。」今雖時移勢易，闐闠非昔，而各省偏災迭告，海疘難塞，前事不遠，可為殷鑒。附錄於此，敬告采風者。(據《懷舊續集》、《素脩堂詩集》纂)

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已累累見之。千餘歲來，為吳下一大禪院。道光年閒，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既已無人，鄉保為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麪。」縣令復詳詢煮麪之人與澆麪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設素麪，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蕈二枚，紫色鮮豔，其大徑尺，因擷以調羹澆湯。但覺其香味鮮美異常，未及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麪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采蕈處，則復見有蕈二枚，其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蕈，蕈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夫役，持鍬鏃，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盌者。蓋兩穴口為眾蛇出入之所，蕈乃蛇之毒氣所噓，以自蔽其穴者。諸僧既皆食之，故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香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廢。(薛福成《庸盦筆記》)

陳筱石制府在畿疆，聞寒山寺落成，喜蓮社之重新，溯楓溪而憶昔。櫻花移東國之枝，梵葉補南公之槧。又得陸文節公函告，賦

詩四絕。其德配許夫人，錢唐許文慎公之妹，清才望族，馳譽思芬，亦有和章四首。並付郵筒，如覩玉臺之集。倘刊貞石，長留丈室之芬。筱帥詩云：

一別姑蘇感舊游　五年客夢上心頭
逢人怕問寒山寺　零落江楓瑟瑟秋

丁字沽頭夕照濃　客船隨處寄萍蹤
海光玉鉢聲聲徹　如聽楓橋夜半鐘(自注：「津門海光寺，舊藏純皇所賜玉鉢，余有長歌。」)

張句推敲兩字訛　江村漁父費摩挲
曲園已逝春何在　苔蘚封碑未滅磨(自注：「張繼詩有『江楓』作『江村』，『漁火』作『漁父』者，余撫蘇時，特請俞曲園先生書碑紀事。」)

舊地新開選佛場　烏啼月落幾經霜
重來定有櫻花識　祇恐山僧髣亦蒼(自注：「寺中櫻花，乃日本白須領事手植。丁未春仲，曾讌飲花下。」)

許夫人(禧身)詩云：

回首蘇臺憶昔游　杖藜扶我過橋頭
清風入耳濤聲遠　紅葉漫山已報秋

漁火江楓暮色濃　雪泥鴻爪寄行蹤
何當共載瓜皮艇　重聽寒山夜半鐘

佳句流傳每易訛　殘碑斷碣幾摩挲
說詩幸有曲園叟　壁上留題字不磨

十里鶯花闢廣場　金閶門外月如霜
何人領得清涼趣　一道虹腰踏蘇蒼

陸文節公馳書僚佐，廣徵聯額，將赴太原，裒寺中楹帖見示。自雲陽中丞以下，駢妍抽祕，異曲同工。異日有續輯叢話繼長樂梁氏之後者，自在網羅之列。此志囿於體裁，未能甄錄。錄樊山方伯書一通，亦文節之志也。書云：「寒山寺為金閶城外古剎。嘉名肇錫，緣拾得之高風；盛美必彰，有懿孫之絕唱。近千餘年來，劫火

屢經，祇園漸剝。鳩摩闐寂，象教陵夷，遂有異域胡僧，潛謀卓錫。幸護憲暨諸公，見機獨早，護法有心，布施金錢，自新寶相。支硎旁峙，帶青峰而作屏；震澤浚瀦，雜天河而俱灑。珠網圓於夕露，丹臒麗於朝霞。鴿下罘罳，鸝穿結構。化人之宇，歷千春而不傾；四照之花，開萬品而莫識。近得名公潤色，神化丹青。削牘題詩，繼漁火江楓之後；動墨橫錦，鬬飛霜落月之妍。頃更獻佛徵文，郵筒索句。彼巳公茅屋，杜陵且賦新詩；豈釋慧頭陀，簡栖能辭述作？惟自顧元白俗輕，齊梁風靡。慈恩塔上，恐遺章八之譏；崔灝樓頭，難下青蓮之筆。既承雅命，敢竭鄙懷。一俟公暇成篇，即當繕寫呈上。泊船何日，客願聞半夜之鐘；見佛幾時，心已在水精之域。增祥再啟。五月十七日。」

唐張繼詩流傳海舶，東鄰三尺童子能誦之。白須直君之手栽櫻花於寺，以永嘉樹之譽。辛亥之夏，工既畢，雲陽中丞以專車迎外賓於滬瀆以落成之。冠裳高會，五洲聚於一堂，誠盛事也。俄領事格羅思首以書來，請留名山寺。中丞介筱雅太守傳示函稿，諄屬著錄。余謂：「邦交一視，書則俱書，請開列各國領事姓名見示，庶無責言。」太守未及復而國難作，此簡遂輟，今錄俄領事函於後。踐茲息壤，亦庶知峴首沈碑；山門留帶，不獨我邦傳為故事也。俄領事函云：「日昨獲預盛筵，醉酒飽德，餘芬在齒，感篆難忘。本總領事駐箚滬濱，未能與貴撫暨各位司道時相把晤，暢領教言。乃承雅意殷拳，專車遠迓。五洲冠葢，聚於一堂。既旨且多，歡聯尊俎。異日纂修蘇府志者，必將濡筆而紀斯盛會。且於寒山名蹟中，多留一重鴻雪，庶不僅作尋常游讌觀也。閏六月十五日。」

寒山唱道，梵夾無徵，惟顧沅《吳門表隱》引姚廣孝〈記〉云：「唐元和中，有寒山子者，冠樺布冠，著木履，被藍縷衣，掣風掣顛，笑歌自若，來此縛茆以居。尋游天台、寒巖，與拾得、豐干為友，終隱而去。希遷禪師募建殿宇，於方丈設寒、拾、豐干象，不敢忘本也。」其事既不載於僧史，余藏鈔本《逃虛子集》亦無此文。寒山子生於隋末，少師不應不知，何以云在「元和中」？未知湘舟何據？或當時寺中，尚有斷碑可攷。然亦俗語不實，流為丹青，緇流援少師以為重耳。余曩纂《郡志》，寒山已列廢寺，但於注中附錄其語。今〈志寺〉篇仍刪不載，非敢漏略，疑則葢闕，猶初志也。

寒山寺志卷三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甘肅學政

(臣)葉昌熾

志詩

唐賢首唱，作者如林，錄張繼詩於篇首，先經起義之例也。宋以後詩，若其中有事在傳，其詩即以傳其事，隨文綴錄，難可離析，又計敏夫《唐詩紀事》之例也。至於汎詠皋壤，流連景光，別為一篇，畢登簡末，庶後之覽者有感於斯文。志詩第十。

宋程師孟：游楓橋偶成

晚泊橋邊寺　迎風坐一軒
好山平隔岸　流水漫過門
朱舫朝天路　青林近郭村
主人頭似雪　怪我到多番(《吳郡志》題據《吳都文粹》補)

胡埕

朝辭海湧千人石　暮宿楓橋半夜鐘
明日館娃宮裏去　洞庭呼起一帆風(《吳郡志》)

(按：胡埕，《郡志》無傳。《吳都文粹》作「胡理」，又錄其〈滄浪詠〉一首。)

郭附

師子山雲漠漠　越來溪水悠悠
鐘到客船未曉　月和漁火俱愁
咫尺橫塘古塔　連綿芳草長洲
一老翛然自在　時時來繫扁舟(《吳郡志》)

(按盧熊《蘇州府志》：郭附，字明仲，嘉祐八年進士。熙甯中，以大理寺丞權知崑山縣，官至朝奉大夫致仕。幅巾策杖，窮山林詩酒之適。東南高士，皆樂與之游。卒年八十四。)

范成大：楓橋(《長洲縣志》引「楓」上有「經」字)

朱門白壁枕灣流　桃李無言滿屋頭
牆上浮圖路旁堠　送人南北管離愁(《范石湖詩集》)

又閶門初泛二十四韻(并序)

新修小舫，因病禳祓屯滯，遂至北城，迤邐至楓橋一路而還。

好在馳煙路　平生載酒行
摧藏身久病　契闊歲頻更
昨夜燈光曉　今朝稻把晴
出門新夢境　觸目舊詩情
水滿推篷眩　天寬倚柁驚
轉灣添縴挽　罨岸併篙撐
舫後裝兒女　艫前酌弟兄
醅香新麴嫩　茗味小春輕
紅皺分霜果　黃蔫撚夕英
纈林疏露屋　朱閣靜臨城
桃塢論今昔　楓橋管送迎
山腰樵擔動　木末酒旗明
竟日窑煙直　中流塔影橫
數帆殘照滿　一笛暮江平
曬網楓邊桁　牽罾柳際棚
岫雲縈石住　田水穴隄鳴
過渡牛歸速　穿籬犬吠獰
魚寒猶作陳　雁遠更聞聲
急艣潮痕出　疏鐘暝色生
鄰翁欣問訊　逋客愧寒盟
一昨成歸卧　於今負耦耕
生涯都塌颯　心曲漫崢嶸

猿鶴休多怨　菰蓴尚可羹
藥囊吾厭苦　扶僊且班荊(同上)

陸游：宿楓橋

七年不到楓橋寺　客枕依然半夜鐘
風月未須輕感慨　巴山此去尚千重(《陸劍南集》)

薛季宣：吳江放船至楓橋灣

短篷負長虹　破簽挂明月
風馬座中生　天幕(《長洲縣志》引作「暮」)波中出
高城多隱映　遠岫攙羅列
少小泛吳江　始識仙凡別(《浪語集》)

釋英：重到楓橋

晚泊楓橋市　冥搜憶舊游
月明天不夜　江冷水先秋
岸曲依漁艇　林低出戍樓
堪嗟名與利　白了幾人頭(《白雲集》)

(按：釋英，字實存，宋末錢唐詩僧，著有《白雲集》。此詩《長洲縣志》題張羽作，當從《靜居集》錄出，其題祇「泊楓橋」三字，亦與英《集》不同。按：《四庫提要》稱〈贈趙孟若〉七律一首，亦兩集重出，斷為《靜居集》誤收。觀此篇「憶舊游」句，作「重到」為是。《白雲》傳本甚尠，豈《靜居》一集，猶蘇過之於《龍洲》耶？)

元顧仲瑛：泊閶門

楓葉蘆花暗畫船　銀箏斷絕十三絃

西風只在寒山寺　長送鐘聲攪客眠(《玉山草堂集》)

明張元凱：楓橋與送者別

楓橋秋水綠無涯　楓葉滿樹紅於花
萬里之行纔十里　闔閭城頭尚堪指
游子尊前淚溼衣　離心已逐片帆飛
酒酣忘卻身為客　意欲元同送者歸(《長洲縣志》)

高啟：泊楓橋

畫橋三百映江城　詩裏楓橋獨有名
幾度經過憶張繼　烏啼月落又鐘聲

又楓橋送丁鳳

紅葉寺前橋　停君晚去橈
醉應忘世難　歸不計程遙
山隱初沈日　風吹欲上潮
離魂來此處　還似灞陵銷

又歸吳至楓橋(原注：舊有塔，今廢。)

遙看城郭尚疑非　不見青山舊塔微
官秩加身應謬得　鄉音到耳是真歸
夕陽寺掩唬烏在　秋水橋空乳鴨飛
寄語里閭休復羨　錦衣今已作荷衣

又將赴金陵，始出閶門夜泊（二首）

烏啼霜月夜寥寥　回首離城尚未遙
正是思家起頭夜　遠鐘孤棹宿楓橋

煙月籠沙客未眠　歌聲燈火酒家前
如何纔出閶門宿　已似秦淮夜泊船

又東歸至楓橋

故人當日送登畿　此地停舟醉落暉
慙愧臨河舊攀柳　尚留青眼看人歸

又閶門舟中逢白範

十載長嗟故舊分　半歸黃土半青雲
扁舟此日楓橋畔　一褐秋風忽見君

（以上七首皆據《高青邱集》）

謝晉：楓橋歌送吳秀才之金陵

君不見　楓橋水　奔流直下太湖來
環繞闔閭城西地　其閒風土何佳哉
層樓疊榭侵雲起　望處人家半臨水
水邊歌舞不勝春　橋下帆檣停似蟻
復有大道接金陵　送客每來橋上行
山寺鐘鳴知夜半　漁村月落見鐙明
今朝卻餞吳公子　解我金貂酤綠酎
帆挂長洲苑外煙　衣沾虎阜山頭雨
暮煙秋雨益淒其　別緒離情無限期
昔時應是今時景　今人還誦昔人詩
見說長干花似綺　君歸更莫思鄉里

又移家，將之金陵宿楓橋

山寺煙初暝　江村月又生
辭家無十里　不寐到三更
犬逐漁鐙吠　鐘催客棹行
從茲去鄉土　甯得是吳氓

又過楓橋留別城西諸友

煩君遠餞意偏饒　念我離羣乍寂寥
祖帳雨催詩欲就　郵亭風勁酒頻澆
舟移射瀆黃昏近　路轉江村碧樹遙
記取今宵分手處　烏啼時節過楓橋

（上三首謝孔昭《蘭庭集》）

徐源：翌日攜酒餞太傅於楓橋，辱留題於蘭臺清鑒之舟，次韻

（按：《瓜涇集》此詩之前有〈郡守林思紹邀陪太傅屠朝宗餞於石湖〉一首，太傅即朝宗。）

寒山鐘盡便開船　來往楓橋共幾年
黃敕到門須就國　玄纁沐手敢辭天
官高勛爵還加舊　老去精神覺倍前
到日坐朝先問道　五雲宮闕鳳池邊（《瓜涇集》）

沈周：和嘉本初夜泊楓橋

風流張繼憶當年　一夜留題百世傳
橋帶人家斜倚寺　月籠沙水澹生煙
火知漁子仍村外　舟載詩僧又客邊
我愧不能同此宿　卻因新韻偶聯篇（《沈石田稿》，據王迺昭鈔本）

皇甫汸：題沈周八景圖(〈楓橋〉一首)

橋橫古渡帶平沙　楓落寒山日影斜
舟女莫言估客樂　鐘聲將夢到天涯(《皇甫司勳集》)

文元發：歸過楓橋

輕雲駮日江村暮　西風短棹寒山路
去時柳色綠含煙　歸來楓老紅棲樹(《蘭雪齋詩選》)

文肇祉：泊楓橋用大父韻

辭親遠別動離情　滿幅風帆帶雨行
水長關河無阻道　春深柳陌尚聞鶯
輕拋故國三千里　細數遐征第一程
此夜維舟不成寐　寒山依舊起鐘聲(《文錄事詩》)

郭諫臣：晚過楓橋

落日楓橋路　船窗暮雨昏
秋蘋擁沙觜　霜葉墜籬根
山寺炊煙起　江村宿鳥喧
臨風思往事　獨坐暗銷魂(《鯤溟先生集》)

國朝朱彝尊：楓橋夜泊

初月開平林　繁星羅遠戍

驚禽沙上鳴　漁子夜深語
遙聞歌吹聲　暗入楓橋去(《曝書亭集》)

徐崧：楓橋獨步有感

石橋高帶驛樓平　擾擾南征與北征
賈客帆檣連樹影　庵僧鐘鼓和經聲
天邊雲冷斜陽澹　雪後江深急水清
放曠一身何所繫　劇憐八口累閒情

又歲暮阻雨楓江懷友人

乍寒乍煖客招提　一夜懷人笠澤西
窗外雲昏滋礎潤　空中陰暗壓燈低
田家薄暮牛纔放　竹院侵晨鳥亂啼
幾度相尋多不遇　白頭煙水雨淒淒

董靈預：楓橋夜泊

落日一尊酒　風塵此地看
嘯歌今夜月　燈火萬家寒
珠樹何年古　楓林幾處丹
故鄉憑夢繞　峰影碧巑岏

殷麗：丹陽賀魯縫訪予楓江不值，悵然有作

去年江上逢君別　柳絮飛殘二月天
今日橋邊尋我去　麥秋寒泛一谿煙
餘生買藥因投市　旅泊攜詩偶放船
共醉狂吟應不惜　歸來探取杖頭錢

(上四首《百城煙水》)

沈文慤：楓江夜泊(二首)

野宿隨寒雁　辭家第一宵
星星漁火亂　知是泊楓橋

柝響已深更　鄰舟人語歇
不忍便安眠　貪看故山月(《歸愚詩鈔》)

吳蔚光：楓橋舟夜

暝色綠為煙　染我東塘路
斜月浸迴波　繁星挂疏樹
燈光明欲飛　艣聲細如語
滅獨聞春鐘　清夢落何所(《素脩堂集》)

李繩：楓橋夜泊(字勉百，長洲舉人，有《葑田》、《剡東》諸集。)

又復悤悤賦遠征　烏啼霜月若為情
寺鐘漁火楓橋泊　已是思家第一程

吳琦：月夜石湖至楓橋(字赤玉，杭州仁和人，諸生，有《圭齋稿》。)

上方山下路　一泛石湖船
秋月清如此　吾心自冷然
荻花縈客棹　漁火亂江煙

此夕楓橋泊　吟鐙中酒眠

(上二首，王西莊《江浙十二家詩選》)

馬元勳：楓橋

秋氣入淒清　江楓照眼明
寒霜侵月色　殘夢落鐘聲
水閣吳孃曲　風檣估客程
災傷連數郡　米價幾時平(自注：橋邊有米市。)

王昭嗣：楓江夜泊(字誕敷，號篔谷，長洲諸生，有《蔭茅居詩稿》。)

古寺江村無十里　楓葉紛紛亂紅紫
一杵霜鐘度水來　磔磔驚鴻拍波起
此夜城西抱影眠　煙波蕭瑟五湖船
何人共話孤篷下　消遣鄉愁暮雨天

(上二首，吳枚庵《懷舊續集》)

陳杰：夜泊楓橋(字漢賢，長洲人，有《虹橋詩鈔》。)

繫纜楓江畔　蒼茫月上餘
微霜冬樹白　殘夜水村虛
禦冷圍爐火　安眠枕篋書
寒山鐘乍動　風景憶當初(吳枚庵《卬須集》)

褚逢椿：楓江看山

吳山有媚骨　非春亦如笑
想像桃李時　更復足詩料

我來正殘雪　佳景供遠眺
平陂斷岸閒　時時見垂釣
畫意冷詩心　會心契微妙
蘊藉釀和平　取神不求肖
悅性理塵襟　且當事長嘯
暫得亦快然　旨言王逸少
伫久聞暮鐘　空林下斜照

又楓江即目

沿隄一半是衰楊　漁網人家秋水光
禾黍田疇閒倚棹　亂山斜日似橫塘

（上二首《行素齋詩集》）

王元文：由石湖抵楓橋即事（字鼒曾，吳江人。此詩見《北溪旅稾》第一種《往來集》。）

驟雨楓橋路　西風颯沓旋
須臾霽景見　倍覺夕陽鮮
米市希高價　商人畏有年
寺鐘昏暮動　曾到幾家船（《北溪詩集》）

袁翼：楓橋夜泊（字穀廉，寶山人，歷官江西知縣。）

分明記得楓橋上　十一年前聽晚鐘
熱客幾時拋褦襶　空門無地養疏慵
烏啼月落句仍在　拾得寒山僧不逢
隔岸乂魚星火閃　溼雲如霧寺門封（《邃懷堂集》）

附：詩餘

陳維崧：浣溪紗(雨中由楓橋至齊門。)

料峭春寒恰未銷　鶼鴣嘵急水迢迢　半船微雨過楓橋
薺菜綠平齊女墓　黎花雪壓伍胥潮　柳枝和恨一條條

又齊天樂(楓橋夜泊，用湘瑟詞〈楓溪〉原韻。)

楓橋漁火星星處　鐘聲客舫仍度　微昏簾幕
乍冥帆檣　夾岸多于津樹
船娘吳語　為蘸水拕煙　脆來如許
不管人愁　棹歌杳藹掠波去
如眉月棱半吐　想當年曾鬬　館娃嬌嫵
夜市聽鶯　春衣撲蝶　夢到將圓頻誤
鳴珂舊路
問冶葉倡條　可能如故
撩亂心情　茶煙銷半縷

(上兩闋《陳檢討集》)
右楓橋四十二首，附詞二闋。

唐韋應物：游寒山寺(「游」，一本作「宿」。)

心絕去來緣　跡住人間世
獨尋秋草逕　夜宿寒山寺
今日郡齋閒　思問楞嚴字(《韋蘇州集》)

張祜

長洲苑外草蕭蕭　卻憶重游歲月遙
唯有別時因不忘　暮煙疏雨過楓橋(《姑蘇志》「卻憶」作「卻算」，「重游」作「游程」，「因」作「今」。)

宋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　此寺名尤古
拒城七里餘　冠蓋日旁午
斜徑通採香　遠岫對棲虎
巖扉橫野橋　塔影落前浦
霜樓鳴曉鐘　夕舸軋雙艣
方丈中有人　學佛洞禪語
跡忙心已閒　道樂行彌苦
不為喧所遷　意以靜為主
何必深山林　峰巒繞軒戶(按：「巖扉」，《姑蘇志》作「寺扉」。)

程師孟

門對雲山畫不如　師今一念六年居
邇來寺好尤瀟灑　張繼留題內翰書(原注：今禹偁王內翰丁太夫人憂，任其親寫是詩，故不題名。)

孫覿：過楓橋寺示遷老（三首）(《吳郡志》「楓橋寺」下附詩，惟張繼〈晚泊〉一首，覿〈與溫老〉一首不全載題，其餘但有姓名而已，此據《宋詩鈔》補。)

白首重來一夢中　青山不改舊時容
烏啼月落橋過寺　欹枕猶聞半夜鐘

翠木蒼藤一兩家　門依古柳抱溪斜
古城流水參差是　不見元都舊日花

三年瘴海臥炎宵　夢隔青楓一水遙
萬里歸來悲故物　銅駝埋沒草齊腰

朱子儋(承爵)《存餘堂詩話》：張繼〈楓橋夜泊〉詩，世多傳誦。近讀孫仲益〈過楓橋寺〉詩云：「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夜半鐘。」亦可謂鼓動前人之意云爾。

按：《吳郡志》「楓橋寺」張繼詩後，接錄張師中五言古一首，次為程師孟七絕一首、五言一首，又次為孫覿四首，前五言一首〈與溫老〉，後即此三絕句也。《吳都文粹》不知如何誤析張師中詩為二，以後半首為程師孟作，而以程五言一首遞移為孫覿作，(《姑蘇志》沿其誤)并覿之五律一首、七絕中前二首，共題為〈與溫老〉四首。又以最後一絕遞移為胡珵作，胡珵原詩又遞移為張孝祥作。孝祥詩，《吳郡志》本祇一首，今增入胡詩，遂有兩絕。觀《文粹》於程師孟〈游楓橋〉七絕之下，承上題「前人」二字，(上即誤析張師中詩之下半首，題為程師孟。)可見其譌實自鄭虎臣始，非毛、錢兩本校讐之失也。又按：前一首「欹枕猶聞半夜鐘」——「猶聞」，《姑蘇志》作「遙聞」；末一首，「青楓」作「青風」，「故物」作「古物」，皆范為長。

張孝祥

四年忽忽兩經過　古岸依然窣堵波
借我繩牀銷午暑　亂蟬鳴處竹陰多(「窣堵波」，《吳都文粹》作「宰渚波」，殊誤。)

(唐張祜以下七首，據《吳郡志》。)

俞桂：楓橋寺(字唏郗，南宋末錢唐人。)

湖水相連月照天　雁聲嘹唳攪人眠
昔年曾到楓橋宿　石岸旁邊繫小船(《漁溪詩稾》)

元湯仲友

出城才七里　地僻罕曾過

孤塔臨官道　三門背運河
鐘鳴驚鳥宿　牆矮入漁歌
醉裏看題壁　如今張繼多(《姑蘇志》)

(按：此詩，王文恪與張繼詩皆附「楓橋」下，繹其詞意，實游寒山寺而作也。盧熊《志》：湯仲友，字端夫，先名益，學詩於周弼。浪跡湖海，晚復歸吳，自號西樓，有《北游詩集》。)

明高啟：賦得寒山寺送別

楓橋西望碧山微　寺對寒江獨掩扉
船裏鐘催行客起　塔中燈照遠僧歸
漁村寂寂孤煙近　官路蕭蕭眾葉稀
須記姑蘇城外泊　烏啼時節送君違(《青邱詩集》)

王衡：泊舟楓橋過寒山寺

燈含帆影亂　鐘雜市聲昏
杳杳竹深處　蕭蕭僧倚門
獨將殘雪色　遙對遠山言
又聽烏啼急　江城送客喧(乾隆《蘇州府志》)

唐寅：寒山寺(《姑蘇八詠》之第六首)

金閶門外楓橋路　萬家月色迷煙霧
譙閣更殘角韻悲　客船夜半鐘聲度
樹色高低混有無　山光遠近成模糊
霜華滿天人怯冷　江城欲曙聞啼烏(《六如居士集》)

王穉登：寒山寺詩

古寺西邊路　青山滿目中
石龍從作雨　江鵲尚鳴風
市近僧難定　泉慳花不紅
燭憐門外路　塵土暗江楓(《金昌集》)

國朝殳丹生：同臞庵過寒山寺

萬家叢寺裏　一徑入寒山
木葉蕭蕭靜　江雲黯黯閒
殘碑苔剝落　古殿鴿飛還
羈客同游此　徘徊夕照閒

徐崧：斐仲招飲寒山，時吉生將往維揚

淥水紅塵江上路　采菱沽酒傍寒山
盤桓且緩揚州鶴　松月松風好共閒

釋逸慈（三首）

當年突兀矗寒空　郡志猶傳節度功
今日遺基何處覓　斷垣衰草夕陽中(〈斷塔遺基〉)

傑閣巍然瞰碧虛　飛花片片惜春餘
閒庭老樹參天出　喜趁清陰讀梵書(〈龍函新綠〉)

蕭索西風樹影疏　江邊古寺有棲烏
夜闌啞啞驚殘夢　誰繪霜天落月圖(〈古木啼鳥〉)

(殳丹生以下五首《百城煙水》)

陸鼎：寒山寺

寺樓直與眾山鄰　魚米東南此要津
獨惜牙郎趨利市　不聞漁火感詩人
絕無逆旅知歸客　安問寒巖舊應真
一自鐘聲響清夜　幾人同夢不同塵(《梅葉閣詩鈔》)

姚配：夜過寒山寺（二首）(字協文，號雲湄，元和人，有《雪鴻軒詩鈔》。)

杖藜踏破蘚痕斑　古寺蕭條未掩關
落葉滿廊僧不見　空餘漁火對寒山

流傳佳句自唐朝　詩版還隨劫火銷
只有疏鐘添客恨　瀟瀟暮雨過楓橋(吳翊鳳《懷舊又續集》)

蔣棨渭：寒山寺(字遇溪，吳縣人。)

曲徑松花積　雲房黛色連
一聲鐘欲午　清響落寒泉(《萬壑雲樓集》)

褚逢椿：過楓江憩寒山寺

近市人家水繞城　無端踪跡作江行
黑雲壓屋有雪意　黃葉打窗如雨聲
古佛已荒空去劫　寒鐘未起待殘更
欲尋張繼停舟處　一片蒼山暮色橫(《行素齋詩集》)

右寒山寺二十四首。

國朝徐崧：同山夫訪在昔

閒行懷古蹟　乍冷正初冬
門掩橋邊寺　樓空夜半鐘
盛衰知有數　喧寂覓無蹤
一笑同寒拾　天台是別峯

黃周星：寒山次答在昔

一曲陽春未易賡　蒲團趺坐自三更
松濤入枕知風細　梅影移窗愛月明
惠遠匡廬饒酒興　已公茅屋有詩名
青山笻笠應同志　五岳何年訪向平

王庭：過寒山贈在昔

為憶鐘聲尋古寺　得因遺象識寒山
楓江橋畔人如織　始信禪房盡日閒

又

西風吹夢到林邱　薄醉吟寒信夜游
深巷犬聲人寂寂　一溪明月宿漁舟

徐汝嶧：壬戌冬留別在昔

龍函閣下日招呼　聯榻經旬興不孤
江月溶溶窺紙帳　松風謖謖起茶爐
多君贈我詩千首　怪汝留人酒百壺
別後踟躇游賞地　應思霅水問狂夫

馬壽穀：前題

勞勞薊北又江南　勝地幽人許共探
且喜傳杯哦好句　還期聯榻聽清談
龍翻高閣雲千卷　桂落寒江月一函
此夕鐘聲醒客夢　與君松下結茅庵

莊際盛：前題

一灣流水小橋東　盡日幽棲古寺中
自有傳燈明實際　不須倚杖說虛空
杯浮竹葉搖寒月　笛弄梅花落晚風
兩載與君酬唱近　睽離能不憶支公

（徐崧以下七首《百城煙水》）
右贈在昔七首。

宋王安石：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牛若不穿鼻　豈肯推人磨
馬若不絡頭　隨宜而起卧
乾地終不涴　平地終不墮
擾擾受輪迴　祇緣疑這箇

我曾為牛馬　見草豆歡喜
又曾為女人　歡喜見男子
我若真是我　祇合長如此
若好惡不定　應知為物使
堂堂大丈夫　莫認物為己

凡夫當夢時　眼見種種色
此非作故有　亦非求故獲
不知今是夢　道我能畜積
貪求復守護　嘗怕水火賊
自覺方自悟　本空無所得
死生如覺夢　此理甚明白

風吹瓦墮屋　正打破我頭
瓦亦自破碎　豈但我血流
我終不嗔渠　此瓦不自由
眾生造眾惡　亦有一機抽
渠不知此機　故自認愆尤
此但可哀憐　勸令真正脩
豈可自迷悶　與渠作冤讐

若言夢是空　覺後應無記
若言夢非空　應有真實事
燔燒陽自招　沈溺陰自致
令汝嘗驚魘　豈知安穩睡

人人有這箇　這箇沒量大
坐也坐不定　走也跳不過
鋸也解不斷　鎚也打不破
作馬便搭鞍　作牛便推磨
若問無眼人　這箇是甚麼
便遭伊纏繞　鬼窟裏忍餓

我讀萬卷書　識盡天下理
智者渠自知　愚者誰信爾
奇哉閑道人　跳出三句裏
獨悟自根本　不從他處起

幸身無事時　種種妄思量
張三袴口窄　李四帽簷長
失腳落地獄　將身投鑊湯
誰知受熱惱　卻不解思涼

有一即有二　有三即有四
一二三四五　有亦何妨事
如火能燒手　要須方便智
若未解傳薪　何須學鑽燧

昨日見張三　嫌他不守己
歸來自悔責　分別亦非理

今日見張三　分別心復起
若除此惡習　佛法無多子

傀儡祇一機　種種沒根栽
被我入棚中　昨日親看來
方知棚外人　擾擾一場獃
終日受伊謾　更被索錢財

李生坦蕩蕩　所見實奇哉
問渠前世事　答我燒炭來
炭成能然火　火過卻成灰
灰成即是土　隨意立根栽

眾生若有我　我何能度脫
眾生若無我　已死應不活
眾生不了此　便聽佛與奪
我無我不二　四天王獻鉢

莫嫌張三惡　莫愛李四好
既往念即晚　未來思又早
見之亦何有　欻然如電掃
惡既是磨滅　好亦難長保
若令好與惡　可積如財寶
自始而至今　有幾許煩惱

失志難作福　得勢易造罪
苦即念快樂　樂即生貪愛
無苦亦無樂　無明亦無昧
不屬三界中　亦非三界外

打賊賊恐怖　看客客喜歡
豈有客是賊　切莫受伊謾
樂哉貧兒家　無事役心肝
既無賊可打　豈有客須看

有一種貧兒　不能自營生
若不作客走　即須隨賊行
復有一種貧　常時腹彭亨

若有亦不畜　若無亦不營

汝無名高者　以見利貪叨
汝無行實者　以取著名高
行實尚非實　利名豈堅牢
一朝投土窟　魂魄散迢迢

勇有孟施舍　能無懼而已
若人學佛法　勇亦當如此
休來講座下　莫入禪門裏
但能一切捨　管取佛歡喜

利瞋汝刀山　濁愛汝灰河
汝癡分別心　即汝澹魔羅
圓成但一性　一切法依他
徧了一切法　不如且頭陀(《臨川集》)

元張雨：擬寒山子一首贈活死人窩玄道先生(此詩在《補遺》)

有一道丈夫　船居活潑潑
視身為浮漚　閱世同水沫
釣徒非吾友　荷鍤未為達
作得活死人　方是死人活

又，自覺生死忙，因書四韻，予豈效寒山子者？

人生浪自苦　古今無一了
雞命湯火閒　喔喔猶戒曉
預憂復何益　轉使髮白早
不如噇酒糟　糟邱無壽夭(《貞居先生集》二首)

按：貞居詩曠達，固道家本色，然非兼得宗門三昧，不能如此大解脫，曰「豈效寒山子」，正其效寒山子也。
又按：宋釋英《白雲集》有言詩一首〈寄致祐上人〉云：

始信文字妙　妙不在文字
食蜜忘中邊　無味乃真味
寒山題木葉　此心頗相似

此僧教觀，亦於台宗門庭為近。

國朝何焯：讀柳子〈送文暢上人序〉效寒山體

裴楷論守一　文殊說不二
正許合儒墨　聊假釋疑滯
穢累脫去時　步武清涼界
吾書有祕寶　無俟下臨代
迴躅可勤求　覺路非此地
亦不邇聲色　亦不殖貨利
佛出還作禮　何羨靈山會
臣受孔子戒　者漢也超詣(《義門集》)

陳汝楫：效寒山子體（十四首）

看看江上過三冬　方丈能將七尺容
香炷旋銷虛室白　透霜林外一聲鐘

我是人間無事人　山林城市往來頻
關河一色空明裏　中有梅花萬樹春

暗裏香生不待風　枝頭消息觀中通
淺清池水黃昏月　又道巡檐是夢中

鼓打殘更雞已號　霜生屋瓦何寥蕭
起來自檢寒灰看　一點星紅尚未銷

懸厓無路有風雲　天上人間自此分
也知就裏春如海　一點桃花漾水紋

松搭荒茆竹架扉　滿山桂子拾樵歸

一輪海月從空湧　長嘯數聲煙四飛

生來頑傲不成仙　須信威音有劫前
爛吃豬頭按村酒　倒騎雕虎過山顛

出入常從鹿豕游　百年日月儘悠悠
石梁苔滑便休去　坐聽溪聲不斷流

得句何因更帶泥　春光到處不愁歸
禪心常似東風煖　儘逐楊花上下飛

千年古洞偶然開　桃自生花水自迴
我笑漁人歸去後　卻尋舊路又重來

一削瓜根瓣四開　也應兜頂是蓮胎
藤蘿斬盡風雲絕　上有真人獨往來

貝葉莊嚴白氎繙　人間多病是醫門
藏中一字何曾說　卻有虛空挂墨痕

一粒粟中藏世界　許君同禮維摩足
忽然粉碎這些兒　大千世界一粒粟

非偈非詩亦可憐　終身拍手向風前
人間鼓笛皆敲破　好譜陶家壁上絃(《賞詩閣集續編》)

彭定求：題寒山集(此詩亦效寒山子)

一卷寒山詩　恰稱幽人讀
嘐嘐天籟聲　空山洗絲竹
中有如意珠　明光徧地燭
憐憫諸有情　色味同徵逐
那堪慧眼觀　一笑發其覆
所以紫陽翁　嘉歎好篇牘(朱子〈偶摘寒山〉詩云：「煞有好詩，人未易到此。」)
紛彼淫哇興　盈耳滋導欲

誰能契真原　脫足離五濁
千古南華仙　不殊轂與軸
我行置座隅　六時矢熏沐(《南昀先生詩錄》)

附錄

徐枋：題碓菴和尚效寒山詩

九方皋之相馬也，若滅若沒，若存若亡，得其天機，斯得真馬矣。嗟乎！彼天下俊物，便不可以形似求之，況形而上者乎？匠人胡寬營構新豐，門閭巷術如一，徒者爭歸其家，至於雞犬亦各識其處，然不可即謂之豐。優填國王思慕於佛，募神工，以牛頭旃檀刻佛象，豪髮無遺。後佛再至，象遂出迎，然不可即謂之佛，徒效之於形似也。若於道也，得其天機，如印印空，規矩縱橫，其揆則一。不然轍迹可循，去之彌遠矣！竺典云：「菩薩聲聞，不能作佛語。」亦在其所得耳，豈效之而能然乎？雖然，吾聞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得之，斯效之矣。《易》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效之，斯得之矣。

又碓庵和尚繼席靈巖，詩以贈之(原注：字僧鑒，名曉青。)

現在靈山豈易逢　法幢高踞碧芙蓉
喜看南嶽朱陵後　更有參天第一峰

片雲無意傍琴臺　彈指聲中法苑開
狂象馴龍俱聽法　溪聲山色盡西來

支許襟期三十年　同懷蘭雪意翛然
時聽法語霑沙界　何啻仙音落梵天

按：碓庵詩未知有無傳本，錄俟齋先生題詞，如讀碓庵詩也。再錄三絕句，知碓庵之即為曉青也。攷《松陵見聞錄》曉青，字僧鑒，吳江朱氏子，祝髮郡之休休庵，參靈巖宏儲，受戒為弟子。

右擬寒山詩三十八首，附錄文一首，詩三首。

附：寒、拾事跡

寒山子詩集傳

唐朝議大夫・使持節・台州諸軍事守刺史・上柱國・賜緋魚袋閭邱胤撰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隱居天台唐興縣西七十里，號為寒巖。每於茲地，時還國清寺。寺有拾得，知食堂，尋常收貯餘殘菜滓於竹筒內，寒山若來，即負而去。或長廊徐行，叫噪陵人，或望空獨笑。時僧遂捉罵打趁，乃駐立撫掌，呵呵大笑，良久而去。且狀如貧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氣，理合其意。沈思有得，或宣暢乎道情。凡所啟言，洞該玄默。乃樺皮為冠，布裘破敝，木屐履地。是故至人遯迹，同類化物。或長廊唱詠，唯言：「咄哉！咄哉！三界輪迴。」或於村墅，與牧牛于而歌笑。或逆或順，自樂其性。非哲者，安可識之矣！胤頃受丹邱薄宦，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遂召日者醫治，轉重。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台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台州海蛊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為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迺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風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厨中著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台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乃令勘唐興縣有寒山、拾得是否？時縣申稱：「當縣界西七十里，內有一巖。巖中古老，見有貧士，頻往國清寺止宿。寺庫中有一行者，名曰拾得。」胤乃特往禮拜。到國清寺，乃問寺眾：「此寺先有豐干禪師院在何處？並拾得、寒山子見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山、拾得二人，見在厨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乃開房，唯見虎跡。乃問僧寶德道翹：「禪師在日，有何行業？」僧曰：「豐干在日，惟攻舂米供養，夜乃唱歌自樂。」遂至厨中竈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二人連聲喝胤，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僧徒奔集，遽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走出寺，乃令逐之，急走而去，即歸寒巖。胤乃重問僧曰：「此二人冥止此寺

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胤乃歸郡，遂置淨衣二對、香藥等，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而見寒山子，乃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其拾得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胤棲心佛理，幸逢道人，乃為讚曰：

菩薩遁跡　示同貧士
獨居寒山　自樂其志
貌悴形枯　布裘敝止
出言成章　諦實至理
凡人不測　謂風狂子
時來天台　入國清寺
徐步長廊　呵呵撫指
或走或立　喃喃獨語
所食厨中　殘飯菜滓
吟偈悲衰　僧俗咄捶
都不動搖　時人自恥
作用自在　凡愚難值
即出一言　頓祛塵累
是故國清　圖寫儀軌
永劫供養　長為弟子
昔居寒山　時來茲地
稽首文殊　寒山之士
南無普賢　拾得定是
聊申贊歎　願超生死(《寒山子詩集》)

仙傳拾遺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巖，因自號寒山子。好為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閒石上。有好事者隨而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警勵流俗。桐柏徵君徐靈府序而集之，分為三卷，行於人間。(《太平廣記》)

案：《四庫提要》引此文，而下申之曰：「《仙傳拾遺》云云。則寒山子又為中唐仙人，與閭邱允事異，無從深攷。」

宋慧明首座：五鐙會元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游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游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游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游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文殊！文殊！」)

天台山寒山子。因眾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卻我多少鹽醋。」因趙州游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游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卻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眾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爾合，一切法無差。」

明瞿汝稷：指月錄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翦髮齊眉，衣布裘，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眾僧驚畏。本寺厨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解，時謂風狂，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未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象，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禮拜。

師欲游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游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游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爾去游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爾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

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因沙彌舉此，州代干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山示滅。

師凡有人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

初，閭邱胤出牧丹邱，將議巾車，忽患頭痛，醫莫能愈。師造丘，以咒水噴之，立差。胤異之，乞一言，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即國清寺寒山、拾得也。」胤後既至任，即入寺問師所在，及寒、拾蹤跡。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闃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厨執役。」胤入師房，惟見虎跡，復問翹：「師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舂穀供僧，閒則諷詠。」乃入厨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寒山子，本無氏族，始豐縣西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眾僧殘食及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噪罵。寺僧以杖逼逐，拊掌大笑而去。

眾僧炙茄次，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旁僧曰：「你道這僧，費卻我多少鹽醬！」

趙州游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游山。」州曰：「既是羅漢，為甚麼卻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閭邱入厨，見山同拾得圍爐語笑，邱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且笑曰：「豐干饒舌。」二人即相攜出松門。閭邱又致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人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邱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跡，得所書林閒葉上及村墅屋壁辭頌，共三百餘首。後曹山寂禪師為之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行於世。

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見兒孤啼，拾歸國清，故名。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登座，與佛象對盤而餐，復於僑陳如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靈熠怒，因罷斥，令厨內滌器。每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與負去。

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個甚麼？」拾得放下苕帚，叉手而立。寺主再問，拈帚掃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拊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卻問：「汝作甚

麼？」山曰：「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國清寺半月念戒眾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拾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爾合，一切法無差。」

僧厨食為鳥所啄，拾得以杖抶伽藍神，曰：「汝食不能護，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僧曰：「拾得譴我。」由是著異，呼曰賢士。未幾，與寒山隱石巖而逝。道翹纂《寒山詩》，得偈亦附焉。

按：寒、拾行業，此篇所錄皆本《傳鐙》，閒采閭邱《詩集傳》。一鐙所分，鐙無異照。然章有并析，詞有詳畧，字句亦小小不同。佛鐙普徧，未敢妄節。其下陳文莊〈天台憶〉，凡有複緟，即從芟薙，義各有當，非有所取舍焉。

陳文莊：天台憶

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或云邑人豐尚書之子。形貌寢惡，被髮布裘，或時唱歌。人問之，第云：「隨我騎虎游松門。」與寒山、拾得三人相親，每邂逅，則長吟大笑，人莫測也。

寒山，不言氏族，以其寒石山中居止得名。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予登寒、明二巖，蒼老絕似雁蕩，是其出游地也。

余住國清寺久，住拾得竈下，談踰夜分。晴眺松岡，雨洗昏濛，夜半不辨濤聲、雨聲、松聲、篁聲、梵聲，如是半月。

寒山子入滅後，有梵僧杖錫，拾黃金鎖子骨。或問所以，對曰：「吾拾文殊菩薩舍利歸西天耳！」後人於此建塔。(《無夢園集》)

按：文莊又有〈台雁憶〉一首，記寒、拾古蹟，寒巖洞有寒山舍利塔。

寒、拾問答

昔日，寒山問拾得曰：「世間謗我、欺我、辱我、笑我、輕我、賤我、惡我、騙我，如何處治乎？」拾得云：「只要忍他、讓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幾年，你且看他。」寒山云：「還有甚訣，可以躲得？」拾得云：「我曾看過彌勒菩薩訣，你且聽我念，偈云：

老拙穿衲襖　淡飯腹中飽
補破好遮寒　萬事隨緣了
有人罵老拙　老拙只說好
有人打老拙　老拙自睡倒
涕唾在面上　隨他自乾了
我也有力氣　他也無煩懊
這樣波羅蜜　便是妙中寶
若知這消息　何愁道不了
人弱心不弱　人貧道不貧
一心要脩行　常在道中辦
世人愛榮華　我卻不待見
名利總成空　我心無足厭
堆金積如山　難買無常限
子貢他能言　周公有神算
孔明大智謀　樊噲救主難
韓信功勞大　臨死只一劍
古今多少人　那個活幾千
這個逞英雄　那個做好漢
看看兩髻白　年年容顏變
日月穿梭織　光陰如射箭
不久病來侵　低頭暗嗟歎
自想年少時　不把脩行辦
得病想回頭　閻王無轉限
三寸氣斷了　拏只那個辦
也不論是非　也不把家辦
也不爭人我　也不做好漢
罵著也不言　問著如啞漢
打著也不理　推著渾身轉
也不怕人笑　也不做臉面
兒女哭唬唬　再也不得見
好個爭名利　須把荒郊伴
他看世上人　都是精扯淡
勸君即回頭　爭他脩行幹
做個大丈夫　一刀截兩斷
跳出紅火阬　做個清涼漢
悟得長生理　日月為鄰伴」

(此篇陸文節公錄示，不知所從出。雖釋子語，難以我法論，亦不似唐以前緇流筆墨。重在文節遺言，姑錄之。)

潘耒：寒巖詩

嘯天獅子最嶙峋　開口平吞摸象人
雄拔萬山皆奪氣　孤高大士合藏身
石膚剝盡存真骨　雲頂單棲絕四鄰
會得寒山詩外句　無邊煙景鎮長新(《遂初堂集・台蕩游草》)

沈文慤：寒巖詩

突兀萬仞岡　一獅踞其頂
猙獰欲搏人　象犀勢俱屏(旁有石象、石犀)
寒山昔晏坐　三年等俄頃
至今蟠膝處　石上留餘影
虹梁跨彎環　下視氣深迥
橫飛瀑如練　倒挂藤疑綆
晴空蓄風雷　白晝幻昏冥
人生塵土胸　到此庶一醒
野猿時嘯羣　孤鶴忽聞警
試讀寒山詩　清言發深省(原注：朱夫子謂：「寒山詩，有唐人道不到處。」《歸愚集・台山游草》。)

按：稼堂、確士兩先生詩，皆為天台而作，事在祖庭，故不錄〈志詩〉篇。

附：《寒山子詩集》解題及諸家書牘、詩話、序、跋、攷證

宋朱子：與南老帖(原本草書，下陸〈帖〉同。提行悉依原刻。)

五月十三日，熹悚息啟上：久不聞動靜，使至，特辱惠書，獲審此日住山安隱為慰。天台之勝，夙所願游。往歲僅得一過山下，而以方有公事，不能登覽，每以為恨。今又聞故人挂錫其閒，想見行住坐卧，不離水聲山色之中，尤以不得往同此樂為念也。新詩見

寄，篤摯超精，又非往時所見之比。但稱說之過，不敢當耳。二刻亦佳作也，但攙行奪市，恐不免失故步耳。《寒山子詩》彼中有好本否？如未有，能為讎校刊刻，令字畫稍大，便於觀覽，亦佳也。寄惠黃精、筍乾、紫菜多品，尤荷厚意。偶得安樂茶，分去廿餅，并雜碑刻及《唐詩》三冊，漫附回使，幸視至。相望千里，無由會面，臨書馳情，千萬自愛，不宣。　熹悚息啟上國清南公禪師方丈。

熹再啟：清眾各安佳，兒輩時聞，黃塔歸三山已久，時得書也。　《出師表》未暇寫，俟寫得，轉寄去未晚也。　《寒山詩》刻成，幸早見寄。有便足時，至臨安趙節推廳，託其尋便，必無不達，渠黃巖人也。

熹再啟。

陸放翁：與明老帖

有人兮山徑　雲卷兮霞纓
秉芳兮欲寄　路漫兮難征
心惆悵兮狐疑　蹇獨立兮忠貞

此寒山子所作楚詞也，今亦在集中。妄人竄改附益，至不可讀。放翁書寄　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

王深甯：困學紀聞

寒山子詩，如施家兩兒，事出《列子》；羊公鶴，事出《世說》；如子、卜商(「子」下疑脫「張」字)；如侏儒、方朔，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也。對偶之工者，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翁注：據本書「絹」當作「卷」)；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而楚辭尤超出筆墨畦逕，曰：

有人兮山陘　雲卷兮霞纓
秉芳兮欲寄　路漫兮難征
心惆悵兮狐疑　蹇獨立兮忠貞

餘姚翁元圻注：

何云(此引何屺瞻校語)：「酒壚猛狗，出《韓非子》；枕流，事出《世說》。如一道一德、言有枝葉、雲梯棘刺、亡羊補牢之類，

尤多。」

又云：「六極、九維；東岱、北邙；衛氏兒、鍾家女。三端、六藝；黃腸、白骨；獼猴心、獅子吼；待鶴、乘魚，亦工。」

又云：「楚辭則為人竄為五言。第七句云『眾喔咿嘶蹇』，可為失笑也。放翁曾寄書天封明公，屬為正之。」

又云：「『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真佳句也。」

元圻案：

《唐書・藝文志》：「《寒山子詩》七卷。寒山子，隱唐興縣寒山巖，於國清寺與隱者拾得往還。」

《列子・說符篇》：「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為公子之傅；好兵者，以法干楚王，以為軍正。施氏之鄰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之一子，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也。』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閒。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

《世說・排調類》：「劉遵祖少為殷中軍所知，稱之于庾公，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客試驅來，氈氂而不肎舞，故稱比之。」

《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三國志・吳・虞翻傳》注：「《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太平御覽・九百十六・陶侃別傳》曰：「侃丁母憂，在墓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形鮮異，知非常人。遣看之，但見雙鶴飛而沖天。」

《通鑑・齊紀・高帝建元二年》：「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巧偽日甚，何以釐乎？』」注：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

《漢書・鄒陽傳》注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搜神記》：「青蚨蟲如蟬，殺其母子，塗八十一錢，凡市，或用子，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曰「青蚨」。

《會稽典錄》：「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甫弱冠而有異才。尚使作《曹娥碑》，操筆而成，無所點定。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淮南子》：「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

《史記．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左傳》：「晉、楚遇于鄢陵。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焉。」

《後漢書．應奉傳》：「奉讀書，五行並下。」

《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玉几、玉牀、白象牙簟、綠熊席。」

《拾遺記》：「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雀，各一雌一雄。昭王綴鳳毛為裘。」

《晏子》：「人有酤酒者，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猛狗，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韓非子》記管仲對齊桓公語，與《晏子》同。

《世說》：「孫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戰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亦何罪之有？』」

《列子》：「紀昌謀殺飛衛，二人交射于路。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

《韓非子》：「燕王徵巧術人，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閒，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

《戰國策》：「見兔而顧犬，未為遲也；亡羊而補牢，未為晚也。」

《語林》：「衛洗馬穎識通達，論者以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世人為之語曰：『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其為人極醜，行嫁不售。」

《韓詩外傳》：「君子宜避三端：文士筆端，武士鋒端，辯士舌端。」

《漢書．霍光傳》：「賜……黃腸、題湊各一具。」注：「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後漢書．郅惲傳》：「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

宋知覺禪師《宗鏡錄》三引《大涅槃經》曰：「云何現喻？如經中說，眾生心性，有如獼猴。獼猴之性，捨一取一。眾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是名現喻。可驗即今眾生之心，如猿猴之處高樹，上下不停。」

《楞嚴經》：「富樓那云：『世尊知我，有大辨才，以音聲輪，教我發揚。我於佛前，助佛轉輪，因獅子吼，成阿羅漢。』」

《太平御覽・九百十六・列仙傳》曰：「王子喬見桓良曰：『待我緱氏山頭。』至期，果乘白鶴至山顛，望之不可到。」

陶宏景《本草》曰：「鯉最為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

宋《許彥周詩話》載寒山子楚辭，首句作「若有人兮坐山楹」，第五句「心」字作「獨」字。謂雖屈宋復生，不能過也。

天台山國清禪寺三隱集記

豐干禪師，唐正觀初居天台國清寺，翦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答「隨時」二字。常唱道，乘虎出入，眾僧驚畏，無誰語。有寒山子、拾得者，亦不知其氏族，時謂風狂子，獨與師相親。寒居止唐興縣西七十里寒巖，以是得名。拾因師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問之，云孤棄於此，乃名拾得。攜至寺，付庫院，後庫僧靈熠令知食堂香鐙。忽登座，與佛象對盤而餐，復於聖僧前呼曰「小果」。熠告尊宿等，易令厨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殘食菜滓，以筒盛之，寒來即負之而去。寒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時至寺，或廊下徐行，或厨內執爨，或混處童牧，或時叫噪，望空慢罵，或云：「咄哉！咄哉！三界輪迴。」僧以杖逼逐，即撫掌大笑。一日問師：「古鏡不磨，如何照燭？」曰：「冰壺無影象，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作禮。師謂寒曰：「汝與我游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師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問：「汝去五臺作什麼？」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翁，問：「莫是文殊否？」曰：「豈有二文殊？」及作禮，忽不見。後回天台而化。寒因眾僧炙茄，以茄串打僧背一下，僧回首，寒持串云：「是什麼？」僧云：「這風顛漢。」寒示傍僧曰：「你道這個師僧，費卻多少鹽醬。」趙州到天台，行見牛跡，寒曰：「上座還識牛麼？此是五百羅漢游山。」州曰：「既是羅漢，為什麼作牛去？」寒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寒曰：「笑作什麼？」州曰：「蒼天！蒼天！」寒曰：「這小廝兒，

卻有大人之作。」溈山來寺受戒，與拾往松門夾道，作虎吼三聲。溈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溈亦無對。拾拈拄杖曰：「老兄喚這個作甚麼？」溈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卻也。」拾掃地，寺主問：「姓箇什麼？住在何處？」拾置帚，叉手而立。主罔測，寒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問：「汝作什麼？」寒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因作舞，笑哭而出。又於莊舍牧牛歌詠，叫天曰：「我有一珠，埋在陰中，無人別者。」眾僧說戒，拾驅牛至，倚門撫掌，微笑曰：「悠悠哉！聚頭作相，這箇如何？」僧怒呵云：「下人風狂，破我說戒。」拾笑曰：「無瞋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汝合，一切法無差。」驅牛出，乃呼前世僧名，牛即應聲而過。復曰：「前生不持戒，人面而畜心。汝今招此咎，怨恨於何人？佛力雖然大，汝辜於佛恩。」護伽藍神，僧厨下食，每每為烏所耗，拾杖拶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神附夢於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說夢，一一無差。視神像，果有所損，驚異。牒申郡縣，郡謂賢士遯迹，菩薩應身，號「拾得賢士」。初，閭邱胤將牧丹邱，頭疾，醫莫能愈。遇禪師，名豐干，言自天台來謁，使君告之病，師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索器咒水噀之，立愈。閭邱異之，乞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記謁文殊、普賢。此二菩薩，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國清寺執爨滌器寒山、拾得是也。」閭邱到任三日，至國清，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僧道翹對曰：「豐干舊址在經藏後，今闃無人矣。寒山、拾得尚處僧厨。」閭邱入師房，止見虎跡，復問：「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負舂供僧，閒則諷詠。」入厨尋訪寒、拾，見於竈前，向火拊掌大笑。閭邱致拜，二人連聲呵叱，執手復大笑曰：「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相攜出松門，自此不復入寺。閭邱歸郡，送淨衣、香藥到巖，寒山高聲喝曰：「賊！賊！」遂入巖石縫中，且曰：「報汝諸人，各各努力。」石縫忽合。後有僧採薪南峰，距寺東南二里遇一梵儀，持錫入巖，挑鑠子骨，曰：「取拾得舍利。」乃知入滅於此，因號巖為「拾得」。閭邱俾道翹尋訪遺跡，於林閒葉上得寒所書辭頌及村墅人家三百餘首。拾亦有詩數十首，題行壁閒云。按舊序，「二人呵叱，自執手大笑，閭邱歸郡，遣送衣藥，與夫挑鑠子骨」等語，乃知寒山不執閭邱手，閭邱未嘗至寒巖，拾得亦出寺門二里許入滅，今《傳鐙》所錄誤矣。因筆及此，以俟百世君子。

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孟春十有九日，住山禹穴沙門志南謹記

釋可明：跋

大士垂迹，不泄密因。語言三昧，發於淵才雅思。大圭不琢，豈追琢者可同日而語？或直道其事，使賢鄙同笑。粗言軟語，咸彰至理。悅耳目，適口體，此其深試(疑「識」之譌)。究己躬，明心性，此其格言。緩細披尋，大有好笑，板行其可闕乎？東皋芯芻無隱得舊本，感慨重刊，俾為讎校，因題其後，一覽知妙。且由此而入，較世里尤當寶翫。

岩屠維赤奮若陬月上澣，華山除饉男可明敬跋

宋大字本附詩一首

此篇，慧身但刊以補東皋本之缺，非其所作也。題曰「聖制古文」，疑為時王之製，亦未敢臆定。

若人何鄉何姓氏　隋季□□□傑士
屠龍技癢無所施　東守西征徒萬里
天厭荒淫殺瓌君　大地山河移姓李
滿眼清賢登廟堂　書生分合山林死
朅來寒山三十年　不堪回首紅塵市。
遨戲千巖萬水閒　駕言足躡龜毛履
不飢不采山中薇　渴來只飲山中水
風瓢憂擊惱幽懷　移家屢入深雲裏
貧衣繿縷足風霜　不礙寒潭瑩無滓
時訪豐干看拾公　膜外形骸忘爾汝
擾擾人寰蟻慕羶　哂然一笑寒生齒
擬將大筏渡迷津　咳唾煙雲生筆底
銀鉤灑洒落巖阿　至今護守煩山鬼
世無相馬九方皋　但從肥瘦求形似
詩成眾口浪雌黃　往往視之為下俚
近來一二具眼人　頗憐名字遺青史
雲衮霞纓妙語言　謂與騷章無異旨
寥寥千載無人知　偶逢知者惟知此
知與不知於我乎何知　此其所以得為寒山子

曩閱東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適獲　聖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一記、一跋、一詩，據日本仿宋刻《寒山子詩集》錄出。)

元徐一夔：重刊《中峯和尚廣錄》序

大德、延祐之閒，中峯本公居天目山，有《擬寒山詩》。《廣錄》鏤板于杭州之南山大普慶寺。板燬，有武弁之士曰張子華，謀於智曇、慧澤二師重刊，踰年而功完。(按：「本公全書為《天目中峯和尚廣錄》。《擬寒山詩》，其中之一種也。」)(徐大章《始豐稿》)

白珽：湛淵靜語(按：白珽，字廷玉，元錢唐人。)

呂洞賓、寒山子，皆唐之士人。嘗應舉不利，不羣於俗，葢楚狂、沮溺之流，觀其所存詩文可知。如寒山子詩，其一云：

有人兮山陘　雲卷兮霞纓
秉芳兮欲寄　路漫兮難征
心惆悵兮狐疑　蹇獨立兮忠貞

前輩以為無異〈離騷〉語。今行於世者，多混偽作，以諧俗爾。

明瞿汝稷：寒山詩序

嚴道行刻《寒山詩》，命那羅延窟學人序之。那羅延窟學人曰：「寒山氏日與羣有酬酢於無盡哉！」曰：「以其言之得，復謵於世乎？」曰：「未也。夫棲遲於寒巖，蹢躅於國清，此寒山之可見者也。小言大言，若諷若道。瀏乎若傾雲竇之冷泉，足以清五熱之沈濁；暾乎若十日之出搏桑，足以破昏衢之重幽。此寒山之可聞者也。之二者，於寒山妙莊嚴海之一漚也。有能循夫可見，而見不可見；循夫可聞，而聞不可聞。則知寒山昔未嘗示跡於始豐，今未嘗謝跡於人間也。吾默而息，泊乎以同寂；吾蕩而趨，奚適而不與？吾俱一身蹠乎石山而無介，多身起於剎塵而非出。充吾之目，塞吾之耳，皆寒山也。而眾生各鏑其見而不見，各鏑其聞而不聞，顛冥於三苦，回環於永劫。於是寒山哀之，釋珍御，襲弊垢，運漚和慈，勤倦告試，掊眾生之鏑，使之見，使之聞，以息其崩奔，俾休於常寂。而眾生卒不能盡見盡聞也，可不大哀耶？夫既以宗於不可見，而帝於不可聞，又何欲掊眾生之鏑，使之見，使之聞，而哀眾生之不盡見盡聞耶？不可見矣，又何見？不可聞矣，又何聞？見於見，不見於不見；聞於聞，不聞於不聞。故聞鏑於聲，見鏑於色，眾生之所以眾生也。見於不見，聞於不聞，故不運吾目，而殫

見沙界無盡也；不闢吾聰，而殫聞沙界無盡也。此所以躡寒山而游於無盡也。欲聞於不聞，必以聞而旋其聞；欲見於不見，必以見而旋其見。此寒山之所以不能不言，而道行不能不以剞劂利生也。審於是，即以其言之得，復謮於世，而謂寒山日與羣有酬酢於無盡，可也。」(《瞿冏卿集》)

徐[火*勃]：寒山子詩跋(按：[火*勃]，字惟起，號興公，明季閩人，藏書極富。)

余他日偶訪瀚上人於平遠臺山房，見案頭有《寒山子詩》一帙，上人不知愛重，鼠齧其腦，漸至於中。余曰：「寒山子詩，詩中即偈，師其知寒山之禪機乎？」上人茫然不答。余遂丐歸，上人視之如棄敝屣也。山窗無事，手自黏補，重加裝潢，第鼠齧處，闊深傷字，為可恨也。載觀卷首朱晦翁、陸放翁二札，則明老、南老賢於瀚上人遠矣。識者能不呵呵大笑邪？

己亥閏四月徐惟起跋(《紅雨樓題跋》)

國朝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寒山子詩集》二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案：寒山子，貞觀中天台唐興縣僧，居於寒巖，時還往國清寺。豐干、拾得則皆國清寺僧也。世傳台州刺史閭邱允遇三僧事，蹤蹟甚怪，葢莫得而攷證也。其詩，相傳即允令寺僧道翹，尋寒山平日於竹木石壁上及，人家廳壁所書，得三百餘首。又取拾得土地堂壁上所書偈言，並纂集成卷。豐干則僅存房中壁上詩二首。允自為之序。宋時又名《三隱集》，見淳熙十六年沙門道南所作〈記〉中。《唐書・藝文志》載《寒山詩》入釋家類，作七卷。今本併為一卷，以拾得、豐干詩別為一卷附之，則明新安吳明春所校刻也。王士禎《居易錄》云：「寒山詩，詩家每稱其『鸚鵡花閒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月響，短舞萬人看』，謂其有唐調。(原案：此明江盈科《雪濤評語》，士禎引之。寒山子即唐人，盈科以為有唐調，葢偶未攷其時代。謹附訂於此。)其詩有工語，有率語，有莊語，有諧語。至云『不煩鄭氏箋，豈待毛公解』，又似儒生語。大抵佛語、菩薩語也。」今觀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禪門偈語，不可復以詩格繩之，而機趣橫溢，多足以資勸戒。且專集傳自唐時，行世已久，今仍著之於錄，以備釋氏文字之一種焉。(《別集類》)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寒山子詩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

寒山子、豐干、拾得皆貞觀中台州僧，世頗傳其異跡。是集乃台州刺史閭邱允令寺僧道翹所蒐輯，寒山子詩最多，拾得次之，豐干存詩二首而已。其詩多類偈頌，而時有名理。邵子《擊壤集》一派，此其濫觴也。(《別集類》)

欽定天祿琳琅續編

《寒山子詩集》一函一冊，唐釋寒山子撰。

寒山子，天台唐興縣僧，居寒巖，時還往國清寺。書一卷，計詩三百十三首，前有閭邱允序，附豐干詩二首、拾得詩五十六首，皆國清寺僧，亦有閭邱允錄宋時所稱〈三隱集〉也。是書，明新安吳明春有刻本。是本宋諱闕筆，雕手古雅，汲古閣所藏。

錢曾：讀書敏求記

《寒山、拾得詩》一卷。

豐干語閭邱允：「寒山、拾得，文殊、普賢。」真為饒舌矣。允令國清寺僧道翹纂集文句成卷，而為之序讚，附著〈拾得錄〉於詩之前。惜乎傳世絕少，此從宋刻摹寫，攷南北藏俱未收。余謂應同龐居士並添入《三藏目錄》中，庶不至泯滅無傳耳！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

《寒山、拾得詩》一卷，載諸《讀書敏求記》，此從宋刻摹寫。余向收一精鈔本，似與遵王藏本相類，當亦宋刻摹寫者也，惜首尾略有殘闕耳。後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示余，楮墨古雅，甚為可愛。細視之，乃係外洋板刻，惜通體覆背，俱用字紙，殊不耐觀。頃命工重裝，知有失去半葉者，共四處，以洋紙補之。復取向所收者，核其文理，始信二本互異。詩之次序有先後，分七言於五言之外，洋板所獨。此拾得詩〈雲林最幽棲〉一首，內「日斜挂影低」句，精鈔本「日」字下俱缺，此外皆不可攷矣。故茲所失四半葉，無從補全。而二本板心，彼題「寒山子詩」，此題「三隱」，後又云　詩本不相類也。惜遵王所記，但云「傳世絕少」，豈知宋刻摹寫之外，尚有他刻流傳於世耶？此刻似係洋板，然寒山詩後有

一條云「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鋪印行」，則又不知此刻之果為何地本矣，俟與藏書家驗之。

嘉慶丁卯春三月二十有五日，復翁黃丕烈識

陸心源：儀顧堂題跋

《寒山詩》　卷，毛氏汲古閣影宋鈔本。光緒伍年，以番板五枚，得此書於吳市，葢何(當作「胡」)心耘博士舊藏也。端陽前五日，以舊藏廣州刊本及《全唐詩》校一過。《全唐詩》即從此本出。卷末「怡然居憩地日」以下缺，亦同廣州本，序次既異，字句亦多不同。拾得詩缺〈人生浮世中〉、〈平生何所憂〉、〈故林又斬新〉、〈一入雙谿不計春〉，凡四首。寒山詩缺〈沙門不持戒〉、〈可貴一名山〉、〈我見多知漢〉、〈昔年曾到大海游〉、〈夕陽赫西山〉，凡五首。非善本也。

程德全：寒山子詩集跋

庚戌夏孟，予移撫三吳。政事餘暇，稍稍歷覽古蹟，以存守土之責。時方有重建楓橋寒山寺之議，甚盛舉也。未幾，趙大令夢泰以羅兩峯繪寒山、拾得像來視，鄭中翰文焯亦以舊繪寒山象為貺，最後復得《寒山子詩集》於俞階青太史。千數百年流風逸采，萃集一時，不禁為之歡忻贊歎。釋氏所謂因緣者，殆類此歟？寒山子生有唐之世，值海內初平，瘡痍未復。青宮貽失德之漸，黔首苦征戍之勞。雖以房、杜諸賢，曾不能致國家於無敝。傳未數紀，遂螗沸雲擾，天下亂作。故寒山子凜霜冰之履，抱杞人之憂，託迹方外，佯狂傲世，自放於山顛水涯閒。一以詼諧謾罵之辭，寓其牢愁悲憤之概，發為詩歌，不名一格，莫句端倪。其瑰博也，若商彝夏鼎，沈霾千載，一經暴露，光怪陸離，不敢逼視。其清雋也，若味明水太羹，若嚼梅花、飲冰雪，涼冽澈人肺腑。其幽靚也，若方春之花，磊落而逋峭；若秋巖木落，山骨巉然。其音節之高簡也，若聆簨虡土鼓，絃管箏琶，頓絕凡響。其說理之平實也，若老農老圃，坐話桑麻閒事。其意境之窈遠而沆寥也，若朝游丹嶽，莫棲蒼梧，咳唾九天，珠玉皆落。其滑稽也，若東方曼倩；其譎變也，若莊周、若列禦寇。要其惟一之指歸，則欲使一世之人人蠲嗜欲、明慧業，不為塵世纏網所牽縛，迺能卓然有所成就。用心良苦，造意深微，彼賈島之逃禪，祕演之厭世，非其比也。予少歷險阻，中經患難，觀釋氏脫形累、達死生之旨，契然有合。深慨夫世道夷陵，風會日變，雖學士大夫，往往汩沒心靈，馳騖榮利，蕩然而不知所

返，極其弊害，遂隱中於國家。每思一大智慧人，雷音海潮，喚醒一世，迺久之不可必得。今得寒山子之粲花妙舌，苦口婆心，揆以今日社會趨向，未始非對證良藥。故屬之僚掾，付諸剞劂，將以接迷津之寶筏，然暗室之明燈。世之學人，若僅沾沾於禪悅字句中，則又相即遠矣。昔六祖惠能信口說「菩提明鏡」一偈，立證大乘，了無賸義。朱子宿金山寺，五更聞鐘聲，心中便把握不住。若寒山子詩，菩提妙偈耶？金山晨鐘耶？願與海內具慧根人共參之。詩凡一卷，都三百八首，附拾得詩四十八首、豐干詩二首。澍鄴吳宗元氏精校本，舊為曲園先生藏。刻既竣，疏其大恉如此。

宣統庚戌十月，雲陽程德全跋於蘇州節署之思賢堂

日本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

《寒山子詩集》（附《豐干拾得詩》一卷），宋槧本，姬路河合元昇藏。

卷首題「寒山詩集」，下記「豐干、拾得詩附」。每半板八行，行十四字，界長六寸七分，幅四寸九分，左右雙邊。「胤」、「貞」、「玄」等字欠末筆，字畫端楷，宋槧之佳者。首有觀音比丘無我慧身記一篇，閭邱胤序并讚，又有朱晦庵〈與南老帖〉、陸放翁〈與明老帖〉，皆從真蹟摹入。末有淳熙十六年沙門志南記及可明跋，卷首有「慶福院」及「無範」印。

島田翰：刻宋本《寒山詩集》序(節錄)

寒山沒，千有二百餘年，遺集寥寥希傳，雖以南北釋藏之博，猶未採輯之，而《高麗藏》亦未收。其見於《讀書敏求記》者，殆幾乎斷種。清《四庫總目》所著錄，則不過明新安吳明春刻本，而黃蕘圃所獲精鈔本及外洋刻本者，亦今不知其已歸於何人之手。雖元有高麗刻本，明有閩刻，而近時亦有金陵刻本，實多訛誤，而宋本竟無一存者。蓋非必其書之未足傳後也，清淡沖朕，唐人所不好，而宋、元兩代又視之茵如，不肖數動棗梓，何怪乎其日就湮滅也。則及今為之表章，亦吾儕之責也。顧僧詩之流傳於今者，唐有皎然、齊己，宋有九僧(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峩眉懷古、淮南惠崇九人)、契嵩、道顯、道潛、惠洪、居簡、無文，而其《吳興晝上人集》、《白蓮集》、《九僧詩》、《鐔津文集》、《雪竇祖英集》、《參寥子集》、《石門文字禪》、《北磵集》、《無文印》諸集，今皆存宋、元本與舊刊覆宋本。而寒山之詩，機趣橫溢，韻度自高，在皎然上、道顯下，是

木鐸者所潛心，其失傳為尤可歎。書為姬路河合元昇暢春堂舊收，刻搨精妙，字大如錢，紙質緊薄，光潤似玉，墨色奕奕，撲人眉



宇，足與祕府《王文成集》、《誠齋集》相頡頏。「胤」、，避宋諱，闕末筆。左右雙邊，半番，界長六寸八分五釐，幅四寸五分，八行十四字，魚尾上方記字數，大名則併二行大書，下分書「豐干拾得詩附」六字。葢宋氏南渡以降，卷尾記字之體壞亂無存，於是有算一番所有大小字數，楷文記之於縫心者，如大幾字、小幾字即是也。至宋季，多易楷以行草，而其字數則視猶弁髦。故宋、元陋板，其所記字數多不相符者，此古今之昇降也。首有寒山序詩六行，行十二字，末云：「曩閱東皋寺《寒山集》缺此一篇，適獲聖制古文，命工刊梓，以全其璧。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敬書。」次閻邱胤〈序〉，九行，行十五字。次晦翁〈與南老帖〉，次放翁〈與明老帖〉，並從真蹟刻入。卷尾有淳熙己酉沙門志南〈三隱集記〉，又有紹定己丑可明〈跋〉，捺「慶福院」、「無範」、「植村書屋」、「霞亭珍藏」、「暢春堂圖書記」五印。寒山詩云：「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今檢是本，寒山詩三百四首，而次之以豐干詩二首及拾得詩四十八首，不符於六百之數。然閱閻邱胤〈序〉，其屬道翹所撰次者，已不過三百餘首，云：「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并纂集成卷。」葢其書竹木石壁，故多遺佚歟？抑三僧蹤蹟極怪，莫得而考證也。其詩，《唐書・藝文志》七卷，徐靈府所序本則分為三卷，又別稱〈三隱集〉，見於志南〈記〉。宋時國清南老一刻於淳熙己酉。南老即與朱子友善，晦翁《文集》中引其「沾衣欲溼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二句，以為清麗有餘，絕無蔬筍氣者。朱子使之稍大於字畫，便於觀覽。然其所刻，竄改易置最多。東皋無隱再刻於紹定己丑，而是篇則觀音比丘無我慧身所補刻，又在東皋寺本之後。又有寶祐乙卯行果就江東漕司本所重鐫者，至茲始分七言於五言之外，又以拾得加於豐干上。元時有高麗覆宋本，葢據宋東皋寺本所改行上梓，卷尾題云：「嘉議大夫・耽羅軍民萬戶府達魯花赤・高麗匡靖大夫・都僉議評理・上護軍朴景亮刊行。」紙質黃紉，宛似元本。而據其裝成梵夾，又似《麗藏》。嘗抵川越，見喜

多院《高麗藏》，卷尾結銜，正與此相符，而彼別有「皇慶三年二月日」一行，然徧檢全帙，不收此集，乃知其非出於《麗藏》。葢當時景亮為之鋟梓，而未及編入者矣。明則有吳明春刻本，清《四庫總目》載之，未見。又有閩建陽書坊慎獨齋刻本，即繫於正德丙子刻本，次序與寶祐本同，而版貌緊縮，字字欹仄，若使其無「正德」木記，妄人則必以為元刻矣。近時又有金陵刻本，次序與建本同，黃蕘圃所獲，則寒山詩後有「杭州錢塘門裏車橋南大街郭宅□鋪印行」一條，云：「分七言於五言之外，洋版所獨。」洋板豈出於寶祐本乎？又有正中、元和、寬永、正保、延享數次雕本。依是乃知今之所傳，實原於淳熙、寶祐二本，而二書次序，全不相同也。然據宋樊汝霖《唐文藝補》引〈城中蛾眉女〉一首在前，〈鸚鵡宅西國〉一首、〈去年春鳥鳴〉一首、〈丹邱迴聳與雲齊〉一首、〈千年石上古人蹤〉一首，次第排列，而正與是本符，是邱胤之原第即如此。葢輇材小生，謏聞目學，改其文從字順，妄謂可以幾訂訛奪，而曾不知其改者卻誤。古籍之點校，雖聞人動筆，亦有臆改，一經妄手，其譌謬滋甚。予故曰：「鈔本必卷子，必隋、唐。刻本必宋本，必監本。上下千載，舍是無善本焉。」獨怪狩谷掖齊著《掖翁過言》，乃以是書為高麗覆宋本，豈非因其紙墨黃紉類高麗繭紙而誤乎？

明治三十八年太歲乙巳夏四月，島田翰序

按：《寒山子詩》，世所行皆一卷，附《豐干拾得詩》一卷，或分為三卷。惟徐靈府序者七卷，今不傳。《唐書・藝文志》著錄亦七卷，宋《崇文總目》同朱彝尊校云：「《唐志》作釋智升《對寒山子詩》。」今攷瞿氏《指月錄》載寒山詩，曹山寂禪師為之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行於世。《傳燈》曹山第一代為本寂禪師，不言名智升，未知其為一燈否也？寂公注，南北《藏》不收，亦久佚，世莫能見。謂之「對」者，當是以詩為問，而設詞以答之。禪機活潑，箭鋒相契，正如向子期之注《莊》、張處度之注《列》，但以微言剖析名理，不必如詁經之隨文箋釋也。

壬子小春，六十四叟緣裂附記

寒山寺志卷三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